

新 中 學 文 庫

阿 麗 思 漫 遊 奇 境 記

加 樂 爾 著
趙 元 任 譯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阿麗思漫游奇境記

Lewis Carroll 著
趙元任譯

中華
中華

一年一月初版
六年三月第五版

◆(37162)

阿麗思漫遊奇境記一冊

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

定價 國幣 肆元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原著者 Lewis Carroll

譯述者 趙元任

印刷者兼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地

商務印書館

(本書校對者張一平)

譯者序

會看書的喜歡看序，但是會做序的要做到叫看書的不喜歡看序，叫他愈看愈急着要看正文，叫他看序沒有看到家，就跳過了看底下，這才算做序做得到家。我既然拿這個當做作序的標準，就得要說些不應該說的話，使人見了這序，覺得他非但沒有做，存在，或看的必要，而且還有不看，不存在，不做的好處。

阿麗思漫游奇境記是一部給小孩子看的書，在英美兩國裏差不多沒有小孩沒有看過這書的。但是世界上的大人沒有不是曾經做過小孩子的，而且就是有人一生出來就是大人，照孟子說，大人的心也同小孩子的一樣的，所以上頭那話就等於說英國人，美國人，個個大人也都看過這書的。但是因爲這書是給小孩子看的，所以原書沒有正式的序，小孩子看了序橫豎

不懂的，所以這個序頂好不做。

阿麗思漫游奇境記又是一部笑話書。笑話的種類很多，有的是譏刺的，例如法國的 *Voltaire*，有的是形容過分的，例如美國的 *Mark Twain*，有的是取巧的，例如相傳金聖歎做的十七言詩，有的是自己裝傻子的，例如美國的 *Artemus Ward*，還有種種不好笑名爲笑話的笑話，例如從各國人的眼光裏，評判別國人的笑量，和審笑官能……這樣例如下去，可以例如個不完，但是這部書裏的笑話另是特別的一門，牠的意思在乎沒有意思。這句話怎麼講呢？有兩層意思：第一，著書人不是用牠來做提創什麼主義的寓言的，他純粹拿牠當一種美術品來做的。第二，所謂「沒有意思」就是英文的 *Nonsense*，中國話就叫「不通」。但是凡是不通的東西未必盡有意味，假如你把這部書的每章的第一個字連起來，成「阿越這來那她那靠他阿」十二個字，通雖不

通了，但是除掉有「可做無意味不通的好例」的意味以外，並沒有什麼本有的意味在裏頭，「不通」的笑話，妙在聽聽好像成一句話，其實不成話說，看看好像成一件事，其實不成事體。這派的滑稽文學是很少有的，有的大都也是摹仿這書的，所以這書可以算「不通」笑話文學的代表。從前 Artemus Ward 在一羣迂夫子跟前演說，他們聽了莫明其妙，以為這位先生的腦子大概有點毛病，過後有人告勸他們說 Artemus Ward 是一個滑稽家，他演說的都是些笑話；他們回想想，果然不錯，於是乎就哈哈地補笑起來。要看不通派的笑話也是要先自己有了不通的態度，才能嘗到那不通的笑味兒。所以我加了些說明，警告看書的先要自己不通，然後可以免掉補笑的笑話。以上是關於笑話的說明，但是話要說得通，妙在能叫聽的人自己想通牠的意味出來，最忌加許多迂註來說明，在笑話尤其如此，所以本段最好以刪去為妙。

阿麗思漫游奇境記又是一本哲學的和論理學的參考書。論理學說到最高深的地方，本來也會發生許多「不通」的難題出來，有的到現在也還沒有解決的。這部書和牠的同著者的在哲學界裏也佔些地位。近來有個英國人叫 P. E. B. Jourdain 的做了一本羅素哲學趣談書，他裏頭引用的書名，除掉算學的論理學書以外，差不多都是引用這部奇境記和一部牠的同著者的書，可見牠的不通，一定不通得有個意思，才會同那些書並用起來。至於這些哲理的意思究竟是些什麼，要得在書裏尋出，本序不是論哲學的地方，所以本段也沒有存在的必要。

阿麗思漫游奇境記的原名叫 *The Adventures of Alice in Wonderland*，平常提起來叫“*Alice in Wonderland*”大約一八六七年出版的。牠的著者叫路易斯加樂爾 (Lewis Carroll)。這個人雖然不是「不通」笑話

家的始祖，但是可以算「不通」笑話家的大成。他曾經做的這一類的書有許多部，其中最有名的就是現在繙譯的這部和一部叫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 的。這第一部書的名字咱們可以譯他作鏡裏世界，也是一部阿麗思的游記。路易斯加樂爾是一個小孩子的朋友，他自己雖然沒有子女，但是他的親近的小朋友非常之多，所以他懂小孩子的性情，比一般做父母的還要深些。他所寫成書的那些故事他曾經在牛津對他的小朋友常講着頑。但是有一層：這些聽故事的小孩子雖然真有，可是路易斯加樂爾這個做故事的並沒有其人。你們試在大英百科全書裏查姓加樂爾名字叫路易斯的，一定查不到這個人。這話怎麼說呢？試在索引裏查查看，就知道阿麗思漫游奇境記著者的真名字是查爾斯路維基多基孫 (*Charles Lutwidge Dodgson*)。他做頑意兒書的時候才叫路易斯加樂爾。但是他是以別名出名的，所以甚

至於做他的傳的人 S. D. Collingwood 也題他的傳叫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Lewis Carroll, 1898*。多基孫的生死年是一八三二年初到一八九一初，就是前清道光十一年末到光緒二十三年。他的行業是牧師和算學教師。誰也料不到他是做這類書的人。後來人知道了路易斯加樂爾就是他，他還假裝着不承認。他在算學裏也稍微有點供獻，不過沒有他的「不通」派滑稽文那麼出名。從前奇境記這部書初出的時候，英國女皇維多利亞看了非常贊賞牠，就命令他們記得把這人以後再做的書隨出隨送上去。誰曉得底下一部書一送上去就是一部又難又無味的代數學方列式論！這都是揭破人家筆名祕密的結果。所以咱們最好還是就記得路易斯加樂爾，不再提多基孫這個真名字，免得和算學多生事節。既然最好不再提多基孫這個名字，那麼這段裏多基孫這個名字應該本來不提，所以這段講多基孫的序也應

該完全刪掉。

阿麗思漫游奇境記這故事非但是一本書，也曾經上過戲臺。戲本是 Saville Clarke 在一八八六年編的。近來美國把牠又做成影戲片。又有許多人仿着這個故事做些本地情形的笑話書。例如美國康橋哈佛大學的滑稽報在一九一三年出了一本阿麗思漫游康橋記，勃克力加洲大學在一九一九年又出了一本阿麗思漫游勃克力記。以後也說不定還會有阿麗思漫游北京記呢。但是一上戲臺或一上影片的時候，這故事就免不了受兩種大損失。一，戲臺上東西的布置和人的行動都很拘束，一定和看過原書人所想像慣的奇境的樣子相衝突。這原書裏 John Tenniel 的插畫的名聲是差不多和這書並稱的（這個譯本裏除掉第一、三、七、二十七畫以外亦都是他的，裏頭有幾個中國字是譯者「譯畫」的）。所以戲臺上改變了原來的樣子，看過

書的人看了牠一定失望。二、影戲的布景固然可以自由得多，不過用起人來裝扮成動物，也是很勉强的事情；但是牠最大的損失是在影戲總是啞叭的缺點。像平常影戲裏在前景後景當中插進許多題辭進去，更不會念得連氣，所以書裏所有的「不通」的笑味兒都失掉了。那麼說來說去還是看原書最好，又何必多費麻煩在這序裏講些原書的附屬品呢？

阿麗思漫游奇境記這部書一向沒有經繙譯過。就我所知道的，就是莊士敦 (R. F. Johnston) 曾經把牠口譯給他的學生宣統皇帝聽過一遍。這書其實並不新，出來了已經五十多年，亦並不是一本無名的僻書；大概是因為裏頭頑字的笑話太多，本來已經是似通的不通，再繙譯了變成不通的不通了，所以沒有人敢動牠。我這回冒這個不通的險，不過是一種試驗。我相信這書的文學的價值，比起莎士比亞最正經的書亦比得上，不過又是一派罷。

了。現在當中國的言語這樣經過試驗的時代，不妨乘這個機會來做一個幾方面的試驗：一，這書要是不用語體文，很難繙譯到「得神」，所以這個譯本亦可以做一個評判語體文成敗的材料。二，這書裏有許多頑意兒在代名詞的區別，例如在末首詩裏，一句裏 *he, she, it, they* 那些字見了幾個，這個是兩年前沒有他，她，牠的時候所不能繙譯的。三，這書裏有十來首「打油詩」，這些東西譯成散文自然不好頑，譯成文體詩詞，更不成問題，所以現在就拿他來做語體詩式試驗的機會，並且好試試雙字韻法，我說「詩式的試驗」，不說「詩的試驗」，這是因為這書裏的都是滑稽詩，只有詩的形式而沒有詩文的意味，我也本不長於詩文，所以這只算詩式的試驗。以上所說的幾句關於繙譯的話，似乎有點說頭，但是我已經說最好是丟開了附屬品來看原書，繙譯的書也不過是原書附屬品之一，所以也不必看，既然不必看書，所以也不必

看序，所以更不必做序。（不必看書這話，其實也是冒着一個「不通」的險說的，因為在序的第一段裏，我就希望看序的沒有看到這裏早已跳過了去看正文，看到入了迷，看完了全書，無聊地回過頭來翻翻，又偶爾碰到這幾句，那才懊悔沒有依話早把全書丟開了不念給譯書的上一個自作自受的當呢！）

一九二二民國十年六月一日趙元任序於北京

要。

排版注意因以上所說種種的理由，這篇序文應該從頭至尾刪掉。請排版的，校對的就照辦爲

又，這幾句話是專門給排版的，校對的看的，並不是書稿的一部分，千萬不可以也把他排入，弄成一個大「不通」的笑話。

凡例

一、注音字母：現在個個人算應該認得注音字母的，所以當面問人，「你認得注音字母不認得？」是一句失禮的話。用客氣的問法，只好說，「你的注音字母熟不熟？」假如人回答不熟，就一點不失體面（其實亦許不熟是因為從來沒有認得過的緣故）。現在恐怕看這書的於注音字母也不大熟，所以再寫一道備查。

ㄅ 伯

ㄆ 拍

ㄇ 墨

ㄏ 勿（蘇州音）

ㄏ 勿（上海音）

ㄉ 德

ㄊ 特

ㄋ 訥

ㄌ 勒

ㄍ 革

ㄎ 客

ㄏ 額

ㄏ 黑

ㄑ 稽

ㄒ 欺

ㄎ 倪

ㄒ 希

出之

彳癡

尸詩

日日

卩資

方(參)差

厶私

一衣

乂烏

凵迂

丫啊

己阿(彌)

亡呃

廿(爺)韻

𠂔哀

丿(畏)韻

么坳

又歐

𠂔安

ㄣ恩

尢骹

厶(哼)韻

儿兒

五聲註法如下：拼平賞去入又如高揚起降促。

二讀音 讀音不拘哪種方音但是除幾處特別叶韻外最好全用國音。

三讀詩的節律：詩裏頭兩字快讀，只佔一字時間的，都印得靠近些。例如第十章一四八頁。

「離開」了「英國—海岸—法國」就「哩—哩—哩」地「響着—到」

一句裏頭「離」字算八分音符，「開」了「哩」兩個就都是十六分音符，其餘也是同樣。這樣念起來才有板眼。

四語體：敘事全用普通語體文。但是會話裏要說得活現，不得不取用一個活方言的材料。北京話的用詞比較地容易懂些，但是恐怕仍舊有太土氣難懂的地方，所以底下又做一個特別詞彙備查。這個用詞的問題與讀音的問題絕不相干，例如書中用「多麼」是北京俗詞，但是咱們可以照國音念牠「ㄉㄨㄛˊ」，不必照京音念牠「ㄉㄨㄛˊ」。

五、繙譯：本書繙譯的法子是先看一句，想想這句的大意在中國話要怎麼說，才說得自然；把這個寫了下來，再對對原文，再盡力照「字字準譯」的標準修改，到改到再改就怕像外國話的時候算危險極度。但是有時候譯得太準了，就會把似通的不通變成不通，或是把雙關的笑話變成不相關的不笑話，或是把押韻的詩變成不押韻的不詩，或是把一句成語變成不成語，在這些例裏，那就因為要達原書原來要達的目的的起見，只可以稍微犧牲點準確的標準。例如第七章裏 *in the well* 和 *well in* 能譯作「井裏頭」，「儘儘裏頭」這種雙關的繙譯是很難得這麼碰巧做得到的。所以到了第九章 *The more there is of mine, the less there is of yours,* 這是沒法子直譯的，所以只得譯牠成一句口氣相彷彿的話，「所曠愈多，所學愈少」。但是這話的內容，離原文的差得很遠了。

六。「咱們」「我們」英文的 we 字有兩個意思。「咱們」是對他們說的，聽話的人也在內的。「我們」是對你們或他們說的，聽話的人不在內的。例如第二章裏阿麗思對那老鼠說：

「那麼要是你不願意，咱們別再講貓罷。」那老鼠……道，「哼！還說『咱們』呢……倒好像我也要講這些事情似的！」

但是底下阿麗思提到她自己家裏就說：

「我們隔壁那個小狗真好阿！我真想拿他來給你瞧瞧！」

這種「咱們」「我們」的區別非但北京有，別處也有有的地方：廈門有ㄉㄇ和ㄍㄨ；福州有ㄉㄨㄥㄩㄚ（儂家）和ㄉㄨㄤㄍㄨㄥㄩㄚㄥ（我與伙）；無錫有ㄉㄜㄥ一和ㄉㄨㄥㄨㄥ一（我哩）；譯者的家鄉常州有ㄉㄨㄥㄨㄥ一或ㄉㄨㄥㄨㄥ一ㄍㄨㄥ一（合你，合你家）和ㄉㄨㄥㄨㄥ一ㄍㄨㄥ一（我家）。所以雖然原文沒有

這種區別，譯文裏分他出來亦很有用。

七、「他」、「她」、「牠」——在這書的大部分裏沒有分三性的必要，但是有時候原文裏的話是特指這種區別的，就不得不用那些怪字，所以索性就一律把三性譯作「他」、「她」、「牠」，音去Y，一，去亡，複數就加「們」字，成「他們」、「牠們」、「牠們」。假如指各性混雜的，例如皇帝和皇后並稱，就援法文成例，亦用「他們」。

八、「的」、「底」、「地」、「得」、「到」——狀詞用地，例如「偷偷地瞧她的姊姊」，「自言自語地說」，含有可能意思的用「得」，例如「看得見」、「吃得下」，含有到某程度的意思的或用「得」或用「到」，例如「吃得飽」、「熱得（或熱到）她昏昏地要睡」，此外一概用「的」、「底」字，姑且試試不用。

九、「那」、「哪」——「那」字念去聲，專當指示用；「哪」字念賞聲，專當疑問用。

十「了」「勒」「拉」敘事裏用的了字在會話裏照真說話自然的聲音，分作「了」「勒」「拉」三種念法，例如第二章裏，阿麗思說，「阿呀，不好拉！我怕我又得罪了牠勒！」

十一「兒」「儿」 「兒」字用在同上字連成一字音的都寫作「儿」，只有獨用當字的才用「兒」字，例如「獐兒鼠」是三個字，但是「一半儿」只當兩個字念，因為「半儿」讀作「ㄅㄚㄩㄝ」是一個字，並不是當「ㄅㄚ ㄩㄝ」讀的，因此在詩裏頭，「儿」字合上字連用也不佔字數的。

十二標點符號 本書所用標點符號同新板的水滸，紅樓夢相彷彿，不另加詳細說明。

特別詞彙

(次序照注音字母)

讀音

字

意思

ㄅ一ㄝ

別

「不要」的命令口氣

ㄅㄨ

甬

「不用」的命令口氣

ㄅㄨ

擘

用力使開，或使缺掉一塊

ㄅㄨ

趴着

向下躺着

ㄅㄨ

扒

攀

ㄅㄨ

爬

如畜牲行動

ㄅㄨ

麻煩

煩惱；費事；囉唆

ㄅㄨ

掉

落去；轉

ㄅㄨ

打喳喳

有聲無音的說話，英文 **Whisper**

勿丫儿 ㄍㄨ ㄩ ㄝ ㄩ ㄤ

打耳光

同時打耳朵和嘴吧子

勿ㄛ ㄛ ㄛ

多麼

好, 好多, 幾多

勿ㄛ

獸

停留

勿ㄛ

歹

捉拿

勿一 ㄩ

倆

兩個(人或物)

勿ㄛ ㄛ ㄛ

來着

方才正在, 英文 have been—ing

勿么 ㄩ

老是

總是, 永久是

ㄍㄛ

攔

放, 擺, 置

ㄍㄛ ㄩ ㄩ

胳膊

臂, 膀子

ㄍㄛ

給

不讀(ㄩ)

ㄍㄛ

喝

飲

尸么下

耗子

老鼠

尸一

繫

(不讀尸一)

尸一尸

招

用力擠夾

尸又

瞅

釘着眼睛看

尸尤尸又

長蟲

蛇

尸又尸

摔

跌

尸亡尸亡

什麼

(「什」字是「甚」字簡寫)

尸亡

扔

丟

尸

哦

英文 oi oi

總目錄

頁數

總目錄	一
譯者序	三
凡例	一三
特別詞彙	二一
正文目錄	二五
詩的目錄	二七
插畫的目錄	二九
正文	一一九二

正文目錄

章數	題辭	頁數
第一章	鑽進兔子洞·····	一
第二章	眼淚池	一五
第三章	合家歡賽跑和委屈的歷史·····	二九
第四章	兔子的畢二爺	四二
第五章	請教毛毛蟲·····	五八
第六章	胡椒廚房和豬孩子	七四
第七章	瘋茶會·····	九三
第八章	皇后的槌球場	一一〇
第九章	素甲魚的苦衷·····	一二七

第十章 龍蝦的跳舞

一四三

第十一章 餅是誰偷的？

一六〇

第十二章 阿麗思大鬧公堂

一七五

詩的目錄

第一句

	頁數
小鱷魚，尼羅河上晒尾巴……………	二〇
火兒狗在帽子裏頭歹着個耗子	三八
威廉師傅你這麼老……………	六二
很很地待你的孩子	八三
汀格儿，汀格儿，小蝙蝠……………	一〇一
黃蟹對着蝸牛說，「趕快走！」	一四六
聽見龍蝦在那儿說……………	一五三
走過他家花園儿門	一五六
體面湯，濃又黃，盛在鍋裏不會涼……………	一五七

心牌皇后，煮些羊肉

一六五

他們說你見過她……

一八二

插畫的目錄

第幾畫 題辭

頁數

- | | | |
|---|-----------------|----|
| 一 | 阿麗思陪着她姊姊坐在河邊上…… | 二 |
| 二 | 誰看見過兔子看錶的？ | 三 |
| 三 | 「橙子瑪瑪醬」…… | 五 |
| 四 | 那兔子丟了手套和扇子就跑 | 一八 |
| 五 | 原來是個老鼠…… | 二四 |
| 六 | 「尾曲」的歷史 | 三七 |
| 七 | 「白兔子寓」…… | 四四 |
| 八 | 豁喇喇許多碎玻璃的聲音 | 五〇 |
| 九 | 請教毛毛蟲…… | 五八 |

十 「倒遷筋斗進門洞」 六三

十一 「鱈魚頂在鼻尖儿上」…………… 六五

十二 拿出一大封信 七五

十三 這是個歛縣貓，所以會笑…………… 八〇

十四 有貓又有笑 八七

十五 有笑沒有貓…………… 九二

十六 瘋茶會 九四

十七 他們正在把獐兒鼠裝在茶壺裏…………… 一〇九

十八 用顏色塗紅那些白玫瑰 一一一

十九 「砍掉她的頭！」…………… 一一六

二十 凡是有頭的東西總是有頭可殺…………… 一二六

- 二十一 骨勅鳳和素甲魚……………一三七
- 二十二 「我的頭髮就能刷得光」……………一五五
- 二十三 餅是誰偷的？……………一六二
- 二十四 sol do mi sol——……………一六四
- 二十五 把茶碗咬了一塊下來……………一六七
- 二十六 連他的鞋都忘記了穿上……………一七二
- 二十七 全付紙牌騰空起來……………一八八

阿麗思漫游奇境記

Lewis Carroll 原著

趙元任 繙譯

第一章 鑽進兔子洞

阿麗思陪着她姊姊閑坐在河邊上沒有事做，坐得好不耐煩。她有時候偷偷地瞧她姊姊看的是什麼書，可是書裏又沒有畫兒，又沒有說話，她就想道：「一本書裏又沒有畫兒，又沒有說話，那樣書要牠幹什麼呢？」

所以她就無精打彩地自己在心裏盤算——（她亦不過勉強地醒着，因為這熱天熱得她昏昏地要睡）——到底還是做一枝野菊花圈兒好呢？還是爲着這種頑意兒不值得站起來去找花的麻煩呢？她正在納悶的時候，忽然來了一隻淡紅眼睛的白兔子，在她旁邊跑過。



就是看見一隻淡紅眼睛的白兔子，本來亦不是件怎麼大了不得的事

情並且就是阿麗思聽見那兔子自言自語地說，「噯呀！噯呀！我一定要去晚了」她亦不覺得這算什麼十二分出奇的事情（事後想起來她才覺得這是應當詫異的事，不過當時她覺得樣樣事情都像很平常似的）但是等到那兔子當真在牠背心袋裏掏出一隻錶來，看了一眼時候，連忙又往前走，阿麗思想道，「那不行！」登時就站了起來，因為阿麗思心裏忽然記得她從來沒有見過兔子有背心袋的，並且有隻錶可以從袋裏掏出來的。他忍不住了好奇的心，就緊追着那兔子，快快地跑過一片田場，剛剛趕得上



看見牠從一個籬笆底下的一個大洞裏鑽進去。

不管四七二十八，阿麗思立刻就跟進洞去，再亦不想想這輩子怎麼能再出來。

那個兔子洞先一段是一直往前的，到了一個地方，忽然直往下拐，下去的那麼快，阿麗思跑的又那麼急，連想停都沒來得及想，亦就順着洞往一個好象很深的深井裏掉了下去。

那口井要不是非常地深，那就定是她掉得很慢，何以呢？因有她掉了半天還掉不完，倒有工夫四面望望，還有空自己問問，「等一會兒又有什麼來了，等一會兒要碰見什麼了。」她先還往下瞧瞧，要看到底回來會掉在什麼上頭，可是底下漆黑的，什麼都看不見；於是乎她就回頭瞧瞧井壁的四周，看見都是些櫃子和書架子；有時候又看見這裏那裏有些地圖和畫掛在釘子

上。她經過一個架子的時候就伸手把一個小瓶子拿了出來；瓶上寫的是



「橙子瑪瑪醬，」可是裏頭都空了，好個失望！她不肯把瓶扔掉，因為怕掉到底下去碰死了人，所以想法子等再經過底下一個櫃口，巧巧的把牠又放了進去。

「呵！」阿麗思自己想到，「我摔過了這麼一大回跤，那再從梯上滾下去可算不得什麼事拉！家裏他們一定看我膽子真好大拉！哼，哪怕我從房頂上掉下來，我亦會一句都不提的！」（這倒怕猜得不錯，那樣摔下來，自然不做聲了！）

掉阿，掉阿，掉阿！這一跤怎麼一輩子摔不完了嗎！她出聲道，我不曉得現在掉了幾哩路勒，我一定快近地心勒，讓我看：那是有四千哩深呢，我想有呢——你想這些事情是阿麗思從學堂裏學着背的，現在可惜沒有人在旁邊聽着誇他，都白說掉了，可是練練說說也好——「是阿，是差不多這麼遠

——但是我的緯度是多少勒？我的經度到了哪儿勒？（其實阿麗思一點也不懂得緯度是什麼件東西，經度是怎麼回事，但是她想那兩個名詞說在嘴裏一定很好聽的。）

一會兒她又說話了，她道：「我倒不知道會不會一直掉穿了地球勒，那怎麼呢？掉到那邊，遇見了許多倒着站的人，一定很好頑兒！叫倒豬世界，不是嗎？」——她這回倒覺得幸虧沒有人聽着，因為她想不起來書裏那個「倒足世界」的名字，又覺「倒豬世界」又不太像——「但是你想我不是得要問他們貴國的名字叫什麼嗎？潑里寺，麻達姆，這是紐西蘭阿，還是澳大利亞阿？」（說着就一頭向空中請安——你想想看，在半看中一頭往下掉，一頭又要請安，你能辦得到嗎？）「可是要這樣問，他們一定把我當個傻孩子，連自己在什麼國裏都會不知道，不行，這個一定不好意思問人的，或者我會看見在哪

几牆上或是柱上寫着：這是紐西蘭或者這是澳大利亞。

掉下去呀！掉下去呀！掉下去呀！阿麗思又沒有別的事做，所以又自己咕咕叨叨地說話頑。「阿呀，我猜今儿晚上我的黛那一定要想我勒！」（黛那是她的貓。）我盼望他們開晚茶的時候，會記得黛那的牛奶。

我的乖黛那呀，我真想現在你跟我在一塊儿呀。可是我怕半空中沒有耗子，那末捉個蝙蝠子也好的，蝙蝠子同耗子亦差不多的，黛那，你想可不是嗎？但是我倒不曉得？貓吃蝙蝠子不吃的？」阿麗思覺得有點睡得慌了，就自言自語地半醒半夢地咕叨，「貓子吃蝙蝠子嗎？貓子吃蝙蝠子嗎？」有時候說說說亂了，變成「蝙蝠子吃貓子嗎？吃子蝙蝠子嗎？」你想，她橫豎答不出來這話，所以順着問，倒着問也還不是一樣。她覺得好像睡着了，才夢見和黛那手攙手地同行，正在那裏很懇切地問她：「你來，黛那，告愬我老實話：你倒底會

經吃過蝙蝠子沒有？」正說着那時間忽然地噴吞噴吞！她身子一掉掉在一堆樹枝子和乾葉子上，這一跤就此跌完了。

阿麗思一點都沒有跌痛，馬上一跳就站了起來：她回頭往上頭瞧瞧，都是漆黑的；她前面又是一條長夾道，還看見前頭那個白兔子順着那條道快地走。那是一刻亦不能緩：嗖地像一陣風似的阿麗思亦跟着跑去了，恰恰來得及聽得那兔子在轉角上說「乖乖！揆我的耳朵鬍子，這多晚呀！」那兔子轉灣的時候，她追上得已經很近，但是她自己一到了那個角上，那兔子可就不見了：她覺得走進了一間長而低的廳房，頂上掛着一長排的燈盞：

廳的兩面都有門，但是門都是鎖的；阿麗思沿着一邊走下去，再沿着那邊走回來，一個一個門都試過來，一個亦開不開，她就愁着臉走回到當中，不曉得怎麼再能有出去的日子。

忽然間她走到一個三脚的桌子，全是玻璃磚做的；桌上沒有別的東西，就是一個小小的金鑰匙，阿麗思第一個念頭就是想這把鑰匙在那些門上許有一個配得上的；可是真倒霉！不是鎖太大，就是鑰匙太小，無論怎樣，試了一周，一個也開不開。可是再第二回試的時候，她看見了一個上回沒有看見的低簾子，簾子後頭有一個小門，只不過一尺多高；她把那金鑰匙放在鎖裏試試，果然真配得上，好個高興呀！

阿麗思就把那小門開開，看見裏頭有一條小道通進去，只不過像老鼠洞那麼大小；她跪了下來，側着頭往裏頭一瞧，嚶呀，好一個可愛的小花園兒呀！她真想能走出這間大暗廳，走到那些鮮花清泉裏遊頑。可是那小門裏她連頭亦都鑽不進去，而且阿麗思想道：「就是我的頭鑽了進去，要是沒有肩膀子，那亦不見得有什麼大用處。唉！我願意我會像個望遠鏡似的，一縮就縮

小那就好勒！我想我會的，只要有誰教我怎麼樣起頭，我就會的。」你想，阿麗思近來遇見了這麼些出奇的事情，她簡直覺得天下沒有真做不到的事情了。

白等着在那小門那裏，似乎沒有什麼好處，所以她又走回桌子那裏，一半亦希望再找着一個別的鑰匙，不然或者也許找到一本什麼書，裏頭有教人怎麼像望遠鏡似的變小的訣竅：這會她找到一個瓶子（我剛才一定是沒看見在那兒的，阿麗思說），瓶頸上繫着一個紙條子，上頭寫着很好看的大字「喝我」。

說「喝我」還不好嗎？但是那個聰明的小阿麗思決不會這樣地冒率。她說：「我不！我要先看看瓶上有沒有毒藥的字樣在上再說。」因為她曾經在書裏看過好幾件好故事，講小孩子們怎麼不乖就燙了手，怎麼被野獸吃掉，還

有別的可怕的事情，都是因為他們總不肯記得大人交代的幾條很簡單的規矩：例如，你要把紅的火筷子捏得太長久，手就會覺得太燙的；假如弄刀的時候把刀口弄到皮裏太深了，就會有血出來的；她再也不忘記有一條規矩說，假如你把面上寫「毒藥」字樣的瓶子裏的水喝的稍微太多了一點，那就早晚總會覺得那水於你不大相宜的。

然而這一回瓶子上並沒有「毒藥」的字樣在上，所以阿麗思就大着膽嘗他一嘗，那味儿倒很好吃（有點像櫻桃餅，又有點像鷄蛋糕，有點像波羅蜜，又有點像烤火鷄，有點像冰淇淋，又有點像芝麻醬）所以一會兒工夫就唏哩呼嚕地喝完了。

「我身上覺得好古怪，我一定像望遠鏡似的變小了。」

果不其然：她現在不到一尺高了，她臉上登時就現出喜色，因為她就想

到現在她的大小正好可以走進那個花園的小門了。但是她先等幾分鐘看看她自己還再縮不再縮；她對這層倒有點擔心；她道：「也許我會儘縮縮縮到沒有了，如同吹滅了的臘燭的火苗一樣，那時候我倒不知道覺得像什麼了？」她說着就想摹擬一個吹滅了的臘燭的火苗的樣子，可是想了半天也想不出來，因為她記得從來沒有見過這麼件東西。

等了一會兒，確實知道了沒有出什麼別的事，她就打定主意到花園裏去；但是可憐的阿麗思呀！她走到那小門跟前，才想起剛才把那小金鑰匙忘記在桌上了，她回頭走到桌子那兒，又太矮了再也夠不到桌子的上面；她從那透明的玻璃桌子底下，清清楚楚看見那鑰匙擺在桌上，她就極力地想從一個桌子腿上扒上去，但是那玻璃真滑，再亦上不去；左試右試扒的又累又沒法子，那可憐的孩子就坐在地上哭了起來。

阿麗思哭著自己又說道：「別哭阿，你這孩子，哭牠有什麼用？我勸你即刻就住聲！別哭！」牠平常自己常勸她很好的勸話（可是很少聽她自己的勸）。有時候她罵自己罵得利害到眼淚都罵出來了；有一回她因為同自己頑槌球的時候欺騙了自己，就打她自己的耳光；這個奇快的孩子最愛裝做兩個人。「但是現在還裝什麼兩個人呢？」阿麗思道：「唉！剩下來這點兒我，連壹個像樣兒的人都不夠做了！」

不久一會兒她又看見桌子底下放着一個小玻璃匣子；她打開牠一看，裏頭是一塊小糕，上頭有葡萄乾做成很好看的字樣，說「吃我」。阿麗思道：「好，我就吃牠，假如吃了牠我會長大，我就好殼到那把鑰匙；假如吃了會縮小，我就好打門底下的縫兒裏鑽進去；所以無論哪樣我總歸可以進去就是，變大變小我亦不在乎！」

所以她就吃了一小塊，自己急着問道：「往哪一邊？往哪一邊？長勒嗎？縮勒嗎？」把手就搗着頭上，摸摸還是往上還是往下，她真好詫異，怎裏半天又不長大，又不縮小，還是那樣大小；固然說起來呢，平常人吃了糕的時候，亦不過是這樣子，但是阿麗思遇見慣了這麼些出奇古怪的事情，她竟覺得假如事情都是樣樣照常的，那就又笨又無味了。

所以她就正正經經地一口一口地把那塊糕都吃完了。

第二章 眼淚池

「越變越奇罕了，越變越希怪了！」因為阿麗思自己詫異到那麼樣子連話都說不好了；「現在我大到像頂大的望遠鏡那麼大勒！再會罷，我的腳阿！」（因為她低頭一瞧，她的腳遠到都快看不見了）「唉，我的可憐的小腳呀，不曉得以後誰給你們穿襪子穿鞋勒，寶寶呀！我知道我是一定不能給你們穿

的！我人已經太遠勒，哪兒還能跑到你們那兒去麻煩呢？你們只好自己去顧自己罷。」但是阿麗思又想道：「我非得要好好待他們才行，不然怕我要他們走到哪兒去，回來他們不答應怎麼好？讓我看阿：我想我每年過年的時候要給牠們買一雙新鞋。」

她就盤算怎麼樣送去給牠們。她想到：「這鞋去的路這麼遠，一定要交給送信的送去才行；送禮給自己的脚，真笑話極勒！還有那送信的地名，可不好更頑兒嗎？」

內 右 鞋 一 隻 送 呈

爐 擋 左 近 地 氈 上

阿麗思的右脚查收

（帶阿麗思的愛情）

噯唷！我這算說的些什麼瞎話呀！」

正在說着，她的頭碰着了房頂了；現在阿麗思竟有九尺來高了，她連忙就揀起那把小金鑰匙，走到那小門那裏去。

可憐的阿麗思呀！她身子扒着低着頭，勉強才能拿一隻眼睛看那小門裏的花園；要說走進去是更差得遠了；她坐下來就又哭了起來了。

哭着自己又說道，「像你這麼大的孩子，」（可不是嗎？）「還這樣的哭個不休，怎麼害羞都不怕？你給我立刻就住聲，你聽見嗎？住聲！立刻就住聲！」但是她哭的越哭越苦，越苦越哭，一盆一盆的眼淚哭個不住，一直哭到她周圍成了一個眼淚池，有四寸來深，哭得幾乎滿廳都是水。

等了一會兒，她聽見遠處啞啞達達的小脚步聲音，她就忙把眼淚擦擦乾，瞧是什麼來，原來就是那位白兔子走回來，穿的講講究究的，一隻手裏拿

着一雙白手套子，一隻手裏拿着一把扇子；牠跑得很急急忙忙的，口裏咕叨着，「噯呀！那公爵夫人，那公爵夫人！噯呀！我等着我這麼久，她見了我不要把我吃掉！」阿麗思自己亦急到這樣沒法，她無論對誰都願意求救，所以等到那兔子走近的時



候，牠就輕輕地，好像害怕似的，開口道：「勞您駕，密斯忒——」誰料那兔子好像吃了一大驚，把白手套和扇子鬆手一丟，拚着命似的飛向暗處跑了去了。

阿麗思就把扇子和手套拾了起來，那時廳裏很熱，她就一頭搨着，一頭自己說話：「乖乖！今天怎麼樣事情這麼古怪！昨天不是樣事情還是同平常一樣嗎？不曉得我昨儿晚上半夜裏變了沒有？讓我來想想看：我今儿早晨起來是不是還是一樣的？我差不多想我記得今儿起來的時候是覺得有點兒兩樣勒。可是我要變了不是我，那麼得要打聽打聽我倒底是誰呢？阿！這個謎儿才難猜呢！」她想着就把所有她知道是和她同歲的小孩子，一個一個都想一想，看自己是不是變成了她們當中的哪一個。

她道：「我知道我一定不是愛達，因為他的頭髮有那麼長的小圈儿，我

的頭髮一點兒都做不起圈兒來；我亦知道我不會是媚步兒，因為我懂得許許多多的事情，她是噯呀，嘖嘖嘖，她什麼都不知道！況且到底她是她，我是我，我怎麼——噯唷，我真越想越糊塗拉！等我來試試，看我還記得從前所知道的事情不記得。讓我看：四五一十二，四六一十三，四七一十一——唉，那樣子幾時才會到二十呀！無論怎麼，那九九表本來沒什麼「意義」；咱們試試地理看，倫敦是巴黎的京城，巴黎是羅馬的京城，羅馬是——不對，那都不對，我知道一定都錯拉！那恐怕我到底是變了媚步兒勒！讓她我來背背「小學語」看，她就叉着手放在腿上，好像對先生背書似的，就一連背了下去，但是她的聲音又啞又奇怪，字說出來亦好像不由自主似的：

小 鱷 魚，

尼 羅 河 上 晒 尾 巴。

片片金光鱗，

洒點清水罷。

笑糜糜，

爪子擺得開又開，

一口溫和氣。

歡迎小魚兒來。

我覺得這些字都背錯拉，一點兒都不對，』說着阿麗思又是眼淚汪汪的了，「那麼我到底是變了媚步兒勒，那麼我豈不是要得上她那又冷靜又氣悶的小房子裏去住，差不多連什麼頑意兒都沒得頑兒，還有，噯唷！還得要念那麼些書不，我不！我已經打定主意勒，要是我是媚步兒，我就老獸在這兒底下不上去！那他們再叫我也沒有用，他們要是把頭伸着往底下叫，『上來罷，寶

寶！』我就只往上瞧着對他們說，『那麼我是誰？等到你們先告懣了我是誰，要我喜歡做那個人，我才上來。要不是，我就還在這兒底下獸着，等我是了一個別人再看』——可是，哎唷！阿麗思又嗚嗚咽咽地哭了起來了，「我到底還想他們真會伸着頭來叫我回去呀！我一個人在這兒冷靜得好難受呀！」

她說着低着頭看她的手，怎麼？自己說話的時候不知不覺地她把那兔子的小白羔皮的手套子帶了上去。她想道，「這事情怎麼會呢？我一定是又長小了。」她就站起來走到那桌子跟前拿牠來量量她自己。一看小了好些，估起來不過二尺來高的光景，而且還正在那裏越縮越小呢。她不多時就看出這是手裏拿着那把扇子的原因，她就忙把牠丟下，剛剛來得及逃掉遭縮滅了的殃。

「呵！這逃的多麼險呀！」阿麗思說着自己想那一變變的真吃驚不小，可

是看看自己還好好地有在那兒，所以才放心。「現在好進花園拉！」她就飛往小門那裏跑去了；可是，啊啣！那小門又關了，那小金鑰匙又放在桌上，同剛才一樣，「那麼這事更壞拉！」阿麗思想道，「你看，我從來沒有像這樣小過，沒有過，從來再亦沒有！這才糟糕呢，才是糟糕呢！」

正說着間，她的小腳一個不小心一滑，滑跌了下去，片刻霹呀！地一聲，一池鹹水一直沒到她的下巴，她的第一個念頭還是當着怎麼掉在海裏，她想道，「那麼我就好坐火車回去勒。」（阿麗思生平曾經到海邊上去過一次，所以總以為無論到哪海裏邊上，一定會看見海裏有許多浮水機，有許多小孩子拿木勺子挖沙子頑，沙灘後頭一排客棧，再後頭總是有個火車站，所以她站在鹹水裏，就想到好坐火車回去。）但是不一會兒，阿麗思就看出來這並不是海，就是她那時有九尺來高的時候哭出來的眼淚池。

「咳！我後悔我剛才哭得這麼多勒！」阿麗思一頭說着一頭游着水游來游去，想找個出路。「我想我要淹死在我自己的眼淚裏，那樣受罰罰的倒也才古怪，可是今兒遇見的事情哪一樣不是古怪的呢！」

正在那時她聽見不遠有個什麼東西在那池裏浦汊浦汊地濺水，她就游近到那邊去瞧瞧是什麼：她一看先還當着一隻海獅或是一隻大「黑布婆太馬獅」，後來她記得自己已經是那麽小了，所以才看出來那個東西不過是個老鼠，也像她自己似的，一個不小心滑



了下去。

阿麗思想道，「我要對這耗子說話不曉得有點兒用處沒有？這兒樣樣事情都這麼出奇，我想這耗子多分也會說話；無論怎麼試試總歸不礙事。」她就開口道：「哦，耗子！你認得這個池子的出路嗎？我在這兒浮水浮得累死拉，哦，耗子！」（阿麗思想對老鼠說話，一定要這樣稱呼才對；她從來沒對老鼠說過話，不過她記得在她哥哥的拉丁文法書裏頭有「主格，一個耗子——領格，一個耗子的——司格，在一個耗子——受格，一個耗子——稱呼格，哦，耗子！」那老鼠聽了對她瞅了一眼，她看牠好像牠對她眨巴一個眼睛似的，但是牠沒有說什麼。

阿麗思想道，「也許牠不懂英國話；我料她一定是法國耗子，跟着威廉大將來的。」（因為阿麗思雖然念過了許多歷史，可是問什麼事是幾時有過

的，她一點都不清楚。）所以她就又開口道：“*Où est ma chatte?*”（這是她的法文課本裏的頭一句，就是「我的貓在哪裏？」）那老鼠聽了在水裏一跳多高，嚇的渾身直抖。阿麗思一看不好，怕傷那小畜生的感情，連忙陪罪道：「阿呀，對不住，對不住！我都忘了你是不喜歡貓的。」

「哼！不喜歡貓呢！」那老鼠尖着嗓子急着嚷道。「要是你做了我，你亦喜歡貓嗎？」

阿麗思就做安慰牠的聲腔說道：「那麼，大概我也不，你別氣。可是，我想我能把我們的黛那貓給你看：我想你看見了她，你亦一定就會愛貓的。她是好一個乖寶寶呀。」（阿麗思一半好像自言自語似的，一面無精打彩地在那池子裏游來游去。）她又會坐在火旁邊咕嚕咕嚕地念佛，舐舐她的爪子來洗她的臉——誰不愛照應這個又軟又可愛的東西呀——而且說起

拿耗子來，那是誰亦比不上她——阿喲，對不住，對不住！」阿麗思連忙又陪起罪來，因為這回那老鼠渾身的毛都豎了起來了，她覺得這一回一定真得罪了牠了。她又道：「那麼要是你不願意，咱們就別再講貓罷。」

那老鼠聽了，牠從鬍子到尾巴尖全身都抖了起來，牠尖聲叫道：「哼！還說『咱們』呢！可不是嗎！倒好像我也要講這些事情似的！我們一家子總是恨貓，那些又齷齪又下等又卑鄙的東西！你別叫我耳朵裏再聽見那個名字罷！」

「好，好，我就真不再提拉！」阿麗思就連忙地想找點什麼別的話來打諢，「你——你喜歡——喜歡——狗嗎？」那老鼠不響，阿麗思就高高興興地接着說：「我們隔壁那個小狗真好阿！我真想拿牠來給你瞧瞧！你可知道，牠是一個亮眼睛的小獵兒狗，還有，嚟呀，多麼長的灣灣兒的黃毛兒呀！而且你隨

便扔什麼東西，牠就會把牠叨回來，她又會坐起來拜着要牠的飯吃，牠真是樣樣都來——可惜牠那麼些本事我一半兒亦不能記起來告愬你——牠是一個種田的養的，你知道嗎！他說牠好有用阿，可以值得一百鎊亦不算貴！他說牠見了耗子都歹到——阿呀，不好拉！阿麗思後悔又說錯了話了，「我怕我又得罪了牠勒！」這回那老鼠簡直拼着命背着她游去，在那池子裏打起一大些浪頭起來。

所以她就做着和靄的聲氣對牠叫道，「耗子，我愛你回來呀！要是你不愛貓狗，咱們不再講牠們了！」那老鼠聽見這話，又回過頭來向阿麗思游過來：牠的臉都變白了（阿麗思想牠是生了氣氣出來的）。牠低低地聲音抖着說道，「咱們上岸上去罷，到了那兒等我來告愬你我的委屈的歷史，你聽了就會懂我爲什麼恨貓恨狗的。」

現在再談上岸，亦是時候了；因為那池子裏近來又掉了許許多多的禽獸獸地，已經擠得不堪了；裏頭有一個鴨子和一個鴛鴦，（1）一個鸚哥和一個小鷹兒，還有許多別的希奇古怪的畜生。阿麗思領着路，全隊就跟着她游水到岸上。

第三章 合家歡賽跑和委屈的歷史

這一羣聚在岸上的真是個怪好看的聚會——濕淋淋的羽毛的些鳥，絨毛都光光地貼服在身上的些獸，大家個個都是濕滴滴地，又不高興又不好受地站着。

現在第一個問題自然是怎麼把身上弄乾了好取煖；他們大家就商議了一陣子，一會兒工夫阿麗思就很自自然然地同他們談起話來了，熟得好

（1）*Dodo* 這鳥生在 *Mauritius* 島，現在已經絕種。

像從小就認得他們似的。她竟同那鸚哥爭辯了半天，辯到後來，惹得那鸚哥不耐煩了，牠就說：「我倒底是你的哥哥，我應該比你知道；」可是阿麗思要是不知道牠是幾歲，再亦不肯承認叫牠哥哥，但是那鸚哥絕對不肯告愬牠自己的年紀，所以亦沒別的話好說了。

到後來那老鼠高聲說道：「坐下來，你們大家都坐下聽我說話，我一會兒就能使得你們大家又乾又暖了。」那老鼠在那些動物當中倒像是個要緊人物，牠說了，大家就都坐下來成一個大圈，圍着那老鼠在當中，阿麗思就很恭恭敬敬地瞅着牠聽，因為她知道要是不馬上就乾了暖了起來，她一定會得重傷風。

那老鼠做着個高貴的樣子，咳一聲道：「呃哼！你們都齊備了嗎？我將要給你們的東西是天下再沒像這樣又乾又暖的了，請你們諸位靜聽，不準吵

鬧！威廉大將，其義軍本爲羅馬教王所嘉許，故未久即將英格蘭完全臣服，英格蘭彼時本缺乏領袖，近年來頻遭國內僭篡與夫外鄰侵略之亂，亦已成習慣。哀德溫與摩耳卡耳，卽邁耳西亞與娜司生勃利亞之伯爵——」

那鸚哥聽到這裏叫了一聲「呃！」身上又打了一個冷戰。

那老鼠皺着眉頭子却是客客氣氣地說道，「你說話來着？」那鸚哥連忙賴道，「沒有，我沒有！」

那老鼠道，「我當你是說話來着，不用管了，讓我再講下去。」愛德溫與摩耳卡耳，卽邁耳西亞與娜司生勃利亞之伯爵亦宣佈附和，而且甚至斯梯根德（卽堪透勃列的愛國的大僧正）亦以此爲甚好——」

「以什麼爲甚好？」那鴨子誦口問道。

那老鼠不耐煩地回答道，「以此就是以此，我想你此字總還有點認得

罷？」

那鴨子道，「我『此』字認得是認得，可是我遇見以此爲甚好的時候，大概『此』字不是一個蝦蟆，就是一條蟲。我的問題是：那位大僧正以什麼爲甚好？」

那老鼠一點不理會牠的問題，就連着說下去，「遂卽偕愛德哥阿司凌往會威廉大將，且獻皇冕於彼，威廉之行爲，其初尙稍有節制，但其娜曼從者之專橫與放肆——」說到這裏，牠轉過頭來對着阿麗思問道，「我愛，你現在覺得怎麼拉？」

阿麗思道，「我聽你講得一點兒趣兒都沒有，簡直像嚼着蠟也似的。」

那老鼠道，「那還不好嗎？臘點在外頭都能使得東西又乾又熱，你吃在嘴裏還不乾起來熱起來嗎？」

阿麗思愁聲答道：「不，我還同剛才一樣那麼又濕又冷，我一點兒都沒暖起來。」

那個駝駝聽了，就正正經經地站起來道：「既然如此，我就動議散會，再速籌更切實的妥善的救濟方法——」

那個小鷹嚷道：「要說說英國話，你用的那些僻奧的名辭我一半亦都不認得，況且你說的我是絕對不以爲然的！」說着就低下頭去藏着臉笑；有幾個別的鳥亦啼啼地笑出聲來。

那駝駝被牠這麼嘲笑，很不高興，牠道：「我剛才要說的就是說要取暖最好還是作一個合家歡賽跑。」

阿麗思看見那駝駝停了半天，好像應該有人說話似的，但是又沒有人像高興說話的，所以她就應酬着問道：「合家歡賽跑可是什麼呀？」

那駝駝道：「你要知道阿？那麼頂好的講給你的法子就是來做牠一回。」（看官，因為你亦許在冬天有時候亦要試牠一試，所以就給你講一講駝駝怎麼樣辦這件事。）

牠先畫出一道賽跑的路線，像個圓圈似的（牠說：「路線的的確形狀亦不關緊要。」）然後把在會的各位在路線上這裏那裏隨便站着，並沒有叫「一，二，三，去！」隨便誰隨便什麼時候可以起首跑，隨便誰愛幾時停就幾時停，所以這樣子要看這場賽跑幾時算跑完，倒不容易看得出來，然而跑了差不多半點鐘光景，大家跑得都跑乾了，那駝駝就忽然叫道：「賽跑完了！」他們大家就氣喘喘地擠過來，圍着牠問道：「那麼是誰贏的呢？」

這個問題可是要等那駝駝思量了半天才回答得出來，牠坐在那裏坐了半天，拿一個指頭點在額上（就像常看見的畫裏的莎士比亞的樣子）叫

別人在旁邊靜等着。到末了那駝駝說道：「有勒，個個人都贏的，而且個個人都要得獎的。」

「那麼誰給獎呢？」大家齊聲問道。

那駝駝道：「那麼自然是她咯。」說着拿一個指頭指着阿麗思；馬上大家都擠了過來圍着她亂嚷：「獎賞！獎賞！」

阿麗思急得沒有主意，慌忙地把手伸到衣兜裏摸摸，居然摸出來一匣乾糖菓來（幸虧那鹹水倒還沒有濕進去），她就一個一個地分給她們當獎賞。恰巧夠一「人」一塊。

但是那老鼠道：「她自己不是亦應當有個獎賞嗎？」

那駝駝答道：「不錯，那個自然。」牠就轉過頭來問阿麗思道：「你衣兜裏還有些什麼？」

阿麗思愁聲說道：「我就剩了個針箍兒。」

那駝駝道：「你交給我來。」

牠們大家又過來圍着阿麗思，那駝駝就很正經地把那個針箍獻給阿麗思，口裏說道：「我們請您笑收這件甚雅緻的針箍。」牠說完了這篇短演說，大家就都喝起彩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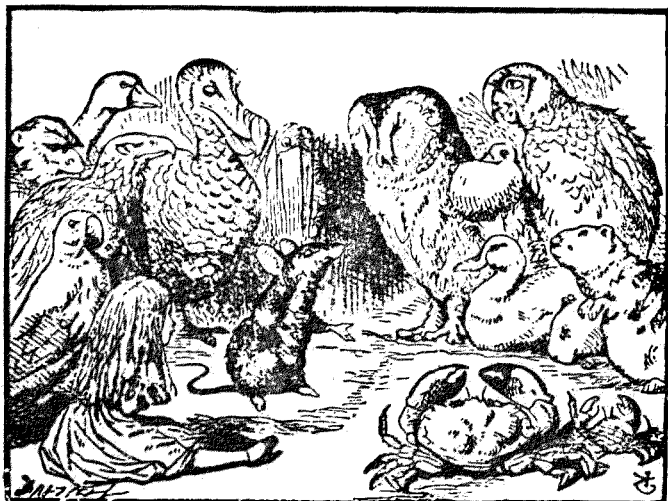
阿麗思覺得這事實在不通得可笑，可是牠們大家的樣子都是那麼正經，所以她亦不敢笑出來，她想不出什麼相當的謝答辭，所以她就鞠了一個躬，受着針箍，勉強地裝着很正經的神氣。

現在還有的事情，就是要得吃那些乾糖菓；爲這事也鬧出一點小亂子，因爲那些大鳥吃到嘴裏，嘗都沒有嘗着，就沒有了，都嫌那糖菓太小，那些小鳥又嫌牠卡在喉嚨裏太大，非得給人在背上拍兩下，嚥不下去。不過到後來

大家亦都吃完了沒事了就坐下來成一個圓圈，又要求那老鼠說點什麼給他們聽。

阿麗思道，「你不是說你要告愬你的歷史嗎？告愬我你爲什麼恨——那個——那些——（「和」）」她末了兩個字母輕輕兒地說的，怕回來又得罪了牠。

那老鼠對着阿麗思歎了一口氣道，「唉！我的歷史說來可真是又長又苦又委屈呀，



阿麗思聽了，瞧着那老鼠的尾巴說，「你這尾是曲阿！可是爲什麼又叫牠苦呢！」她就一頭聽着那老鼠說話，一頭在心上納悶，所以她聽的那老鼠講的尾曲的歷史是差不多像這樣子的：——

火兒狗在帽子
裡頭互着人
耗子狗說，
「你別充忙，
咱們去
上公堂，
我不承認你，
誰不知道你
今壞了我
早晨沒事，
咱們同
上公堂
耗子答，
「道，狗兒，
你這爪
子放了，
再說我
無話，
憑作人
大兒答，
道，不妨，
送一人我陪判官
去關身。」

那老鼠說到這裏，對阿麗思很嚴厲地道：「你不用心聽着，你想到那兒去拉？」

阿麗思很謙虛地道：「對不住，對不住。你說到了第五個灣灣兒，不是嗎？」那老鼠很兇很怒地道：「我沒有到！」

阿麗思道：「你沒有刀嗎？讓我給你找一把罷！」（阿麗思說着四面瞧瞧，因為她總喜歡幫人家的忙。）

那老鼠站起來就要走，怒道：「我才不要刀呢。你別這樣胡說八道地罵人。」

阿麗思苦求道：「我不是有意的。可是你也真容易生氣！」

那老鼠不答她，只叫了一聲。

阿麗思追着嚷道：「回來呀！回來講完你的歷史呀！」別「人」亦齊聲道：「

是阿，請回來呀！但是那老鼠只像不耐煩似的搖搖頭，走得更快一點。

等到牠走到看不見了，那個鸚哥歎道：「唉，真可惜阿，牠到底不肯留在這兒。」有一個老螃蟹就趁這機會對牠的女兒道：「阿乖乖呀！你瞧瞧這個榜樣，以後你自己別再發脾氣勒！」

那小螃蟹拗強着回道：「媽，你別多話了，你這樣竟可以使得蛤蠣都會不耐煩起來的！」

阿麗思又好像自言自語地說道：「噯呀，我還想有我的黛那在這兒好阿，有了她，她就會把那耗子一叨就叨了回來！」

那鸚哥道：「恕我問得冒昧，那麼黛那是誰呢！」

這句話問得又開了阿麗思的話箱了，因為她無論什麼時候總是願意談她的貓的。她道：「黛那就是我們的貓，她歹起耗子來，簡直沒有比得上她

的，你再也想不到她那樣本事！而且，噯呀，我願意你們會看見她歹鳥兒的本事阿！她一看見一個小鳥轉眼就在她肚子裏去勒！」

這一段演說在那聚會裏大生出恐慌出來，有的鳥兒立刻就起身走了；一個喜鵲就披起斗蓬來，說道：「我不能再不回家了；這晚間的空氣於我的嗓子不大相宜！」又一個金絲雀對牠的小孩子好像聲音發抖說道：「孩子們，還不快家去！現在你們都該已經睡在牀上拉！」他們大家都一個一個地藉着因走開了就剩下阿麗思一個人在那裏。

她愁聲說道：「我後悔了，又提起黛那來！這兒好像沒有誰喜歡他的，而且我明明知她一定是天下頂好的貓！唉，我的好黛那呀！不曉得這輩子還會再看見你不會勒！」說到這裏，可憐的阿麗思又嗚嗚地哭起來了，因為她覺得又是冷靜，又是不高興，可是歇了一會兒，她聽見遠處又是啾達啾達地脚

步的聲音來了，她就抬起頭用心瞧着，覺得還半望那老鼠還會改了主意，又願意回來講完牠的尾曲的歷史。

第四章 兔子的畢二爺

來的不是別人，可就是那位白兔子，慢慢地走回來，走着又急急地四面張望，好像掉了什麼東西似的；她聽見牠自己咕咕叨叨地道：「那公爵夫人！那公爵夫人！乖乖，我的爪子！乖乖，我的毛和鬍子！她一定會把我殺掉了，這是一定的，尤如『耗子是耗子』那麼一定！唉，我到底會把牠掉在哪儿呢，我倒不懂？」阿麗思一聽見就猜牠是在那裏找牠扇子和白羔皮的手套，她就很好意地給牠四面找找，可是一點都找不着——自從她在池裏游水之後，樣樣東西都好像改了樣子了，那個大廳和裏頭的玻璃桌子和那個小門，什麼都沒有了。

一會兒工夫，哪兔子就看見了阿麗思在那裏找來找去，牠就地狠狠對她說道：「嘿！瑪理安！你在這兒算幹些什麼呀！立刻給我跑回家去拿一雙手套和一把扇子來！快去！」阿麗思被牠這樣嚇得，糊裡糊塗就順着牠指的那個方向跑去，來亦沒來得及告愬牠認錯了人了。

她跑着自己想道：「他拿我當他的丫頭。他回來看出我到底是誰，那才詫異呢！可是我還是拿給他，他的扇子和手套好——那原說要是找得着的話。」她說着就到了一所小小的很整潔的房子，門上釘著一個銅牌，上頭刻的字是「白兔子寓。」她不敲門就走了進去，快快地跑上樓，因為她生怕遇見了真瑪理安回來沒有找到那扇子和手套，就被她趕去門外。

阿麗思自己道：「這才古怪呢，給一個兔子使喚起來勒！我想下回恐怕黛那亦要差我送信呢！」她就在心上懸想以後會怎麼樣子：「假如我的奶媽

說，『阿麗思小姐，快點兒來，好預備出去散步去！』我就得要回答，『一會兒就



來奶媽可是這會兒我得看守著這個耗子洞不讓耗子出來要等黛那回來了我才能離開。」可是這樣子他們一定不會讓黛那留在家裏的，像這樣子差喚人家還要得嗎！」

說到這裏，她已經走進了一間整整齊齊的小屋子，近窗戶有一個小桌子，她正希望着，果然在桌上看見一把扇子和兩三雙小白羔皮的手套；她就拿了一把扇子和一付手套，正要走出那屋的時候，她的眼睛忽然展到鏡子跟前一個小瓶上。這一回那瓶上並沒有什麼「喝我」的字樣，可是她依然地把牠開開了就放在脣上。她對自己說道：「我知道我一吃什麼一喝什麼，就一定會有好頑兒的事情出來的；所以我到要看看這一瓶有什麼力量。我真願意我再會長大呀，我老是這一點兒大的小東西，我小得早不耐煩勒！」

果然如她所願；而且她再亦料不到有這麼快：她半瓶沒有喝完，頭已經

頂到天花板了，幸虧早把頭低下來，免得把頸子壓斷。她連忙就把瓶子放下，自己說道：「這儘夠拉——我盼望不再長勒——就像這樣，我都已經出了門勒——我倒願意剛才沒有喝那麼些勒！」

唉！後悔亦太晚了，她還儘著長了又長，一會兒她非要跪在地下才能歇得下。再過了分吧鐘，連這樣都不行，她就試睡下來把一個胳膊肘子撐在門口那裏，那一隻胳膊抱着自己的頭。她還是要長，後來實在沒有法子，就把一隻胳膊伸到窗戶外頭去，把一隻脚伸到煙囪裏，她對自己說道：「現在看你怎麼樣，我亦再沒法子拉。唉！我到要變成什麼拉？」

阿麗思亦算運氣，她長到這麼大，那藥性已經發過了，所以她亦不再長了；但是這亦還是很不舒伏的；而且照這樣看，再亦沒有出這屋子的希望，所以無怪乎她覺得非常地發愁。

阿麗思想道，「還是在家裏的時候多好，不像這樣地一會兒長大一會兒長小，一會兒給耗子罵，一會兒給兔子使喚，我都有點後悔跑進那個兔子洞勒——然而——然而——你想想，到也怪希奇的，哪儿有這樣過日子！我真不懂我會是遇著了什麼勒，會變成這樣兒！我那時看那些仙人傳的時候，我總當着那些事情不會真有的，你看現在我不是就正在一個仙人傳裏頭嗎？我想應該有一本書紀我的事情的，這應該的！等我長大了，我就來寫牠！」她又愁聲說道，「我現在可不是已經長大勒嗎？在這兒隨便怎麼，亦沒有地方讓我再長勒。」

「可是那麼，」阿麗思又想道，「我就一直不會比現在再老勒嗎？這倒也是一個可以安慰的地方——總歸不會做老婆子——可是那麼——一輩子就老要念書上課不！這樣我可不喜歡！」

「噯，你這傻阿麗思！」她自己回答自己。「你在這兒還能念什麼書呢？連你自己都讀不下了，哪兒還有攔書的地方呢！」

她就這樣地自己同自己辯論，一會兒裝這一邊，一會兒裝那一邊來駁她，倒說成一個怪熱鬧的會話；可是過了幾分鐘，她聽見外頭有說話的聲音，她就住了嘴靜聽。

那個聲音嚷道，「瑪理安！瑪理安！把我的手套立刻拿來！」一會兒就聽見樓梯上啣達啣達地有脚步聲音上來。阿麗思知道是那位兔主人回來找她了，她嚇得抖得把房子都搖將起來，都忘了她自己實在已經比那兔子大了一千來倍，還有什麼怕牠的理由？

一刻工夫，那兔子走到了房門，想開開牠；可是這扇門往裏開的，因為阿麗思的胳膊肘子撐住著，所以那兔子再也開不開牠。阿麗思聽見牠自己說

道，「那麼我就轉過來打窗戶裏進去。」

阿麗思想道，「那不見得！」等了一會兒她覺得好像那兔子已經到了窗戶底下了，她就把手忽然揸開，在半空抓了一下，她並沒有撈到什麼東西，可是她就聽見嘖地一叫，盆吞一聲，一下又是豁喇喇許多碎玻璃的聲音，她從這個就猜那兔子大概是跌在一個黃瓜藤的架子或是什麼東西上了。

再一會兒，就聽見很發怒的聲音——那個兔子的——「八升八升！你在哪塊？」她就聽見一個先沒有聽見過的口音回道，「我一定是在這兒呢，老爺您那！我在這兒地底下掘蘋菓，老爺您那！」

那兔子怒聲道，「還掘蘋菓呢，可不是的！上這裏來！快來扶我出這個！」
又是碎玻璃的聲音。

「八升，現在你告愬我，窗子裏那個是什麼東西？」

「那一定是一條胳膊，老爺您那！」

「哼！胳膊，你這笨鵝！誰看見過那樣大的胳膊？你看，牠把窗戶都堵滿拉！」

「是！是！一定是堵滿拉，老爺您那：可是一條胳膊，總還是一條胳膊，膀子。」

「那麼，無論如何，牠沒有在那裏的理：你去拿掉牠！」

這個以後半天沒有聲音，阿麗思只聽見有時候他們打喳喳；一會兒聽見說，「一定呀，我亦一點不喜歡牠，老爺您那，一點兒不！一點兒不！」叫您怎麼做就怎麼做！你這賤奴才！」等到後來阿麗思又把手一揸，又在半空中一



抓這回聽見兩聲噼噼地叫，又是許多碎玻璃的聲音。阿麗思想道：他們黃瓜藤的架子倒真不少！我不曉得他們再要幹什麼！要說把我從窗裏拉出來，我倒只望他們真能做得到呀！我自己是本來不高興再獸在這兒勒！

她等了一會兒不再聽見什麼：到後來來了一輛小車的聲音，和許多人說話的聲音：「還有一個梯子呢？唉，我本來只有一個能帶得來；還有那個在畢二爺那兒——畢二爺快拿來？——來，擱在這個基角兒上——不行，先把牠們綁在一塊兒——還不夠一半兒高呢——哦，這還不夠，別講究拉——這兒畢二爺接著這個繩頭——房頂那塊吃得住嗎？——當心，那裏有塊鬆瓦——嘿！掉下來拉！小心着頭底下！」（霹又一聲地响）——「哼，這是誰闖的禍？——我想是畢二爺——誰下煙囪去？——我才不呢！你下去——那我不幹——畢升得下去——好，畢二爺！老爺說你得要下煙囪去！」

阿麗思想道，「噢！畢二爺是要下煙囪的，是他嗎？他們好像把樣樣事情都推在他身上！你給我多少我亦不高興去當畢二爺去：這個爐子口窄是有點兒窄；不過我想我踢倒也能稍微踢踢！」

她把腳儘往底下縮下來，等等，一直等到有一個小動物在她上頭煙囪裏亂抓亂滾（她也猜不出是個什麼動物）她就一頭對自己說，「噢，這就是畢二爺，」一頭就把腳往上猛地一蹬，等着看有什麼事出來。

她第一聽見的就是大家齊聲喝，「唯！畢二爺去拉！接著就是那兔子的聲音說道，「接住他，你們，近着籬笆那裏！」一下又沒有聲響，接着又是亂嘈嘈地許多說話的聲音——「托着他頭——快快勃蘭地——別咽死他——現在怎麼拉，老伙計！你碰見的什麼？快說給我們聽聽！」

等了半天，聽見一個很低的唧哩唧哩的小聲氣（阿麗思想道，「這是畢

二爺」說道：「乖乖，我亦不知道是怎麼的——再亦不來勒，謝謝罷；我現在好一點兒拉——可是我的心還慌得沒有定下來，不能對你們細說——我所記得的就是有什麼東西像彈簧似的在我後頭『崩』地一下，我就像個旗花似的飛上去勒！」

大家都齊聲道：「可不是嗎，老伙計？」

那個兔子的聲音又說道：「咱們一定要把這房子燒掉！」阿麗思就儘著力量嚷道：「你們要是這樣，我就放我的黛那給你們試試！」

登時就大家一點都不出聲。阿麗思想道：「不曉得他們又要幹什麼勒！要是他們稍微有一點兒不糊塗，應該想得到把房頂折掉。」等了一兩分鐘，他們又跑來跑去，阿麗思只聽見那兔子道：「先用個一桶再看。」

阿麗思想道：「一桶什麼？可是她用不著久猜，一下工夫就有無數的小

石子像雹子似的打倒窗戶上來，有幾個都打倒阿麗思的臉上。她對自己說道：「這個我非叫他們停不行。」她就嚷道：「你們頂好別再這樣兒鬧罷！」登時大家又是不敢做聲了。

阿麗思看見那些石子掉在地板上都變成一塊一塊的小糕。她非常地詫異，她就想出個新念頭出來。她對自己說道：「要是我吃他一塊，她一定會把我的大小總變一點的；我想我現在既然沒法子再變大，那麼自然只能會再變小。」

所以她就吃了一塊糕下去，果然立刻就縮小起來，好個快活。她就索性再吃，一直等到小到能從門裏出來，她就跑出那房子，看見一大羣畜牲和鳥在外頭等着。那個可憐的小壁虎子（就是畢二爺）在當中，被兩個天竺鼠扶着，拿一個瓶子灌牠什麼東西喝。牠們一見阿麗思都對着她衝過來；但她拚

着兩條腿地飛跑，一會兒就跑到一個平安清靜的深林子裏頭。

阿麗思在樹林裏信步走着想道，「現在我第一樁要緊的事情就是長回我應該有的大小；第二樁就是找一條路上那個可愛的小花園兒裏去。我想這個是最好的計劃。」

這個計劃聽起來固然是不錯，又很簡單，又很整齊；可是她的難處就是她一點都不知道怎麼樣動手法子；她正在很關心似的在樹裏各處張望，忽然在她頭上面來了一聲很脆的狗叫的聲音，她連忙就往上瞧瞧。

一個偉大的小狗睜着兩隻燈籠大的圓眼睛對着她看，輕輕地伸一隻爪子出來好像要挨到她似的。「這可憐的小東西！」阿麗思做着安慰牠的聲音說着，極力地想嘴吹叫兒來哄牠；可是她總覺得非常害怕，恐怕那狗兒餓了，也許就把她吃掉，就是哄牠也不成。

她不知不覺地拾了一根小樹枝，舉着給那大狗兒看；那狗登時就四足齊飛，哇地一叫，向那小棍兒猛撲過來，假裝着害牠的樣子；阿麗思就連忙躲在一大株蒲公英後頭，幾幾乎被牠衝倒；可是她從那邊一現出來，那狗就又對着那棍兒一撲，她這一回跳得這麼猛，自己也收不住了，一個轂轆連腳帶頭地滾了過去；阿麗思見勢不好，她想這簡直就是同一匹快馬調戲一樣，說不定什麼時候就被牠蹠兩腳，所以她又躲到蒲公英的那邊去；那小狗兒就一陣一陣地對着那小棍兒衝鋒，往後退許多，往前跑一點兒，又往後退許多，又往前跑一點兒，一頭就旺旺地叫，一直到退到很遠，牠才坐下來把舌頭掛在嘴外頭喘氣，兩隻大眼睛半開半閉似的對着阿麗思看。

阿麗思想現在正好乘機逃掉；所以她即刻就起身跑，跑到力亦沒有了，氣也喘不過來了，那小狗的叫聽得亦很遠了，才停下來。

阿麗思靠着一株黃花菜歇歇，拔了一根菜葉子當扇子搵搵，她說道：「可是想想那狗到底是一隻怪好的小狗兒！我倒很想剛才我教給牠做幾套把戲，可就是——可就是我自己身子的大小要先對才行呢！喔唷！我又差一點兒忘記勒我現在還要長大回來才行呢！讓我看——這到底是怎麼個辦法子呢？我猜我再吃點什麼，或是喝點什麼就行拉；可是那最大的問題就是什麼呢？」

那個大問題自然就是「什麼？」阿麗思就四面看看各色各樣的花和草葉子，可是她找不着什麼在現在情形看起來像是應該吃或者應該喝的東西。在她近旁有一棵大蘑菇，同她差不多一般高；她在底下瞧瞧，往兩邊瞧瞧，往後頭瞧，她又想道：「何妨索性亦往上頭瞧瞧有什麼呢？」

她就站起腳來，伸着脖子，從那蘑菇的邊上望過去，她的眼睛恰巧遇見

了一個大青毛毛蟲的眼睛，那毛毛蟲超着手坐在那蘑菇的頂上安安靜靜地抽着一個很長的土耳其水煙袋，一點亦不理會阿麗思，好像什麼閑事亦不高興問似的。

第五章 請教毛毛蟲

那毛毛蟲和阿麗思兩

個「人」對看了半天不做聲：到後來那毛毛蟲把煙嘴從嘴裏拿出來，慢慢吞吞地，好像要睡似的對她說話。

那毛毛蟲道，「你這個

人是誰阿？」



這一句不像好好地起頭談天的話，阿麗思有點不好意思地答道：「我——我不大知道，先生，我現在不知道，——無論怎麼，我知道我今儿早晨起來的時候是誰，可是自從那時候到這會兒，我想我變勒好幾回勒。」

那毛毛蟲很很地道：「你這算什麼話？把你自己都招出來！」

阿麗思道：「我怕我不能把我自己招出來，因為我現在不是自己，您看，先生？」

「我不看！」

「我怕我不會說得再怎麼明白勒，」阿麗思謙虛着說道：「你想，我先不先自己也糊塗勒；一天裏頭變了這麼些回的尺寸可好不亂人。」

那毛毛蟲道：「並不。」

「那麼，」阿麗思道：「也許你還沒有經過這樣；可是等到你變成個蛹子

的時候——你知道，你總有那一天——回來又變成個蝴蝶兒的時候，我想你恐怕亦要覺有一點兒古怪罷，不會嗎？」

那毛毛蟲道：「一點都不。」

阿麗思道：「那麼或者你的感覺許是兩樣的，在我所知道的，那是我一定會覺得古怪的。」

「你！」那毛毛蟲撇着嘴道：「你是誰？」

這話又說到剛才起頭的地方了。阿麗思有點不高興，這毛毛蟲老是說那麼很短很短的話，她擺着樣子道：「我想你應該先告勸我你是誰。」

那毛毛蟲道：「爲什麼？」

這又是一個難題；阿麗思想想亦想不出個爲什麼，她看那毛毛蟲好像是非常不樂意的樣子，所以她回頭就走。

「回來」那毛毛蟲追叫道：「我有要緊話說！」

這話聽來還有望，阿麗思就掉過頭走回來。

那毛毛蟲道：「別發脾氣。」

阿麗思忍着一口氣問道：「就是這一句話嗎？」

那毛毛蟲答道：「不。」

阿麗思想索性等着罷，她又沒有別的事情做，或者到底牠是有點什麼有用的話告愬她聽亦說不定。等了好幾分鐘，那毛毛蟲儘着一口一口地抽牠那水煙，再過了半天，牠才把兩個袖子筒裏的手放開把煙嘴從嘴裏拿下來，說道：「所以你想你變拉，噯？」

阿麗思道：「先生，我怕的就是；我一向記得的東西我都記不得拉——而且我沒有連着有十分鐘一樣大小的！」

「你不記得什麼？」那毛毛蟲問道。

阿麗思愁聲答道：「不是我剛才要背『小木魚兒』背背都背錯拉！」
那毛毛蟲道：「那麼你給我背背『威廉師傅你這麼老』看。」

阿麗思就疊著兩個胳膊，背道：

「威廉師傅你這麼老，

你的頭髮白又白；
（白「叶音」勺「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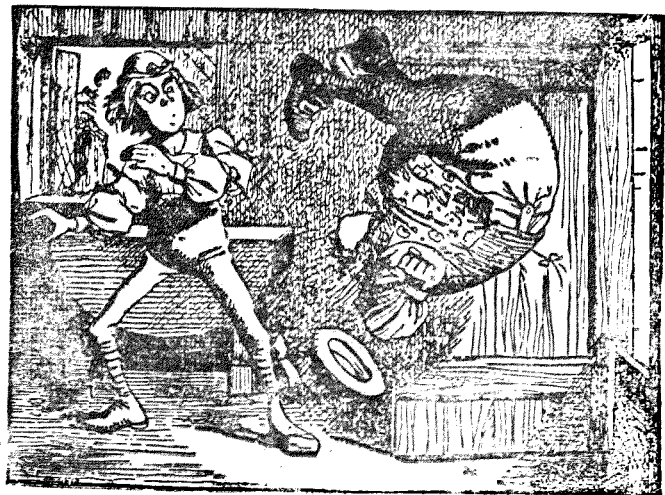
倒豎蜻蜓，你這麼巧——

你想這樣兒該不該？」

先生答道：「我那時小，
怕把腦子跌去來；

現在腦子我沒多少，
天天練武隨便摔。

「威廉師傅你這麼重，
渾身長得肥又肥；
倒遷筋斗進門洞
你這身子可危不危？」
老頭答道，「當年輕，
我就用這個油拌灰；
賣給你只算一先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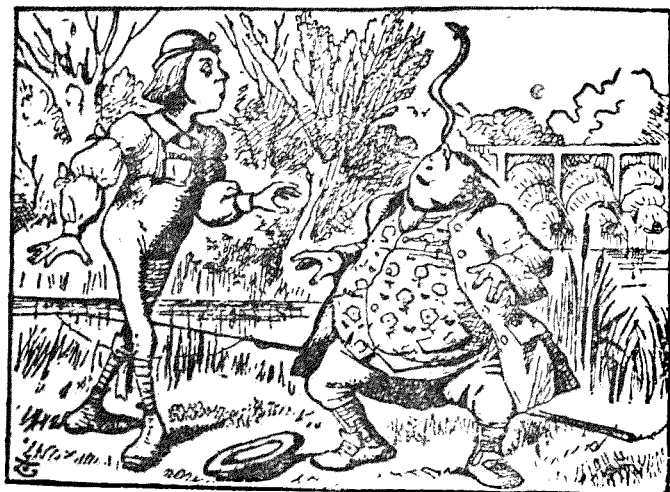
搽了，就四肢輕如飛，

「威廉師傅，你這麼弱，（「弱」叶音「日」）

只該喝點湯，光湯；
吃鷄帶骨頭，還叫餓，
這樣你胃口傷不傷？」

威廉答道：「我做知縣，
太太總要來幫我忙；
件件案子要拗着我辯，
所以練得我嘴這麼強。」

「威廉師傅你這麼愧，
 你的眼睛花不花？
 鱧魚頂在鼻尖兒上，
 這樣能耐差不差？
 師傅怒道：「你還不夠？
 問了又問幹甚麼？
 誰愛聽你這咕叨
 滾下樓去你快回家！
 那毛毛蟲道：「你背的不對。」



阿麗思虛心地道：「我怕不全對；裏頭有些字說錯拉。」

那毛毛蟲決絕地說道：「從頭到尾一個字都不對。」說了他們倆又呆等了半天沒有話。

那毛毛蟲先開口。牠道：「你願意要多大？」

阿麗思忙答道：「我倒亦不拘定要多少大；不過，一個人總不喜歡老像這麼變，你可知道？」

那毛毛蟲道：「我不知道。」

阿麗思沒有說話。牠一生從來沒有被人這樣拗著她回嘴過，所以她覺得有點忍不住她的脾氣了。

那毛毛蟲又問道：「你現在逞心不逞心呢？」

阿麗思道：「先生，你要是不反對，我還喜歡稍微再大一點兒。這三寸高

實在有點不大像樣。」

「這很像樣的！」那毛毛蟲說着，把身子挺着豎了起來（牠恰好三寸來高）。

阿麗思用着哀求的聲音說道，「可是像這樣小，我沒有小慣過。」她又想道，我願意這傢伙不這麼容易生氣！

那毛毛蟲道，「你日久就會慣的。」說了就又把那水煙袋的嘴兒攔在嘴裏，又抽了起來。

這回阿麗思耐心等着，看牠幾時再高興說話。隔了一兩分鐘，那毛毛蟲把煙嘴拿出來，打了一兩回呵欠，把身子抖了兩下，牠就從那蘑菇的頂上爬下來，往草裏爬了進去，走的時候不過就說道，「這邊會叫你長高，那邊會叫你長矮。」

阿麗思聽了心中想道：「什麼東西的這邊？什麼東西的那一邊？」

說也奇怪：那毛毛蟲連阿麗思心中想的話都好像聽得見的，牠就回答道：「那蘑菇的！」說了牠就走不見了。

阿麗思站着對那蘑菇用心看，想法子找出來哪一邊是這邊，哪一邊是那邊；可是因爲這蘑菇是周圍圓得一樣的，所以她覺得這是個很難的問題。後來沒有別的法子，她就儘量伸出她的胳膊抱着那蘑菇的邊，一隻手攥了一塊下來。

「那麼現在哪個是哪個呢？」阿麗思說着就把右手裏那塊咬了一點來試試牠的效驗：才吃到嘴裏，她就覺得她下巴底下被什麼猛地打了一下；牠碰到了她的腳了！

她被這樣快的變法嚇了一跳，可是她知道像現在縮得這麼快，那是

半刻亦不容緩；所以她馬上就把那塊來吃，可是她的下巴同她的脚壓得那麼緊，簡直都快沒有地方再張開嘴了；後來勉強把嘴擘開，塞了一小塊左手裏的蘑菇。

「好拉，我的頭鬆動勒！」阿麗思正說着高興，又嚇起來了，因為她低頭一看，連自己的肩膀子都看不見了，只見一條很長很長的脖子從一片綠葉子的海裏伸出來。

「這些綠東西是什麼呀？我的肩膀可會到哪儿去勒呢？阿呀，我的手呢，我怎麼看不見你呀？」她說着把手動來動去，可是一點亦看不見他們，只見遠處樹林裏稍微有點動罷了。

她既然沒有法把手舉到頭上來，她就試把頭低下去看手，她倒居然能把她的長脖子任意灣下去，像一條蛇似的。她正把脖子灣成一條很好看的

灣道兒伸到那綠葉子裏去找她的手（她近看來才知道那個綠葉子的海就是她剛才遊的樹林子的頂）忽然聽見很响的嗖嗖的聲音，她連忙擡起頭來，看見一隻鴿子飛到她臉上，使勁地把翅膀撲她的臉。

那鴿子嚷道，「長蟲！」

阿麗思生氣道，「我不是長蟲！別跟我鬧！」

那鴿子稍微輕聲一點說道，「長蟲！我說是長蟲！」牠又歎口氣道，「我樣法子都試勒，怎麼什麼都不稱牠們的心！」

阿麗思道，「你說的什麼，我一點兒都不懂。」

那鴿子不理會她，接着說道，「我樹根亦試勒，我河邊兒亦試勒，我籬笆亦試勒，可是，唉，那些長蟲阿！沒法子巴結他們！」

阿麗思越聽越糊塗了，但是她想話嘴亦沒有用，所以還是等那鴿子說

完了再看。

那鴿子道，「倒好像光是孵蛋還不夠麻煩似的，還得要整日通夜地看着，不讓長蟲來想想看，我三個禮拜，眼睛一閉都沒得閉！」

阿麗思有點聽出牠的話因了，她就安慰牠道，「你這被人鬧得，真是不幸呀！」

那鴿子又提着嗓子尖着叫道，「我才找到樹林頂高的一棵樹，我剛才想以為到底可以免掉牠們的害了，那他們偏偏地又從天上扭了下來！長蟲！」

「然而我不是長蟲！我告愬你！」阿麗思道，「我是——我是一個——」
那鴿子道，「那麼，你是什麼？我看得出來你在那兒想出什麼來哄我！」
阿麗思想她一天經過這些變化，只得半信半疑地說道，「我——我是

一個小女孩兒。」

那鴿子做着頂看不起她的聲音說道，「這樣擣鬼，可不是像真的！在我的時代，那是小女孩兒們我可看得够，可是從沒有一個有這樣長的脖子的！不是，不是！你是長蟲；賴也沒用。哼！你再說下去，恐怕還要告愬我從來沒嘗過蛋呢！」

阿麗思這個孩子很老實，所以她就說道，「蛋我嘗是嘗過的；可是長蟲吃蛋，小女孩兒亦是吃蛋的，你可知道。」

那鴿子道，「我不信；而且就是果然這樣，我就說她們亦就是一種長蟲罷了。」

這句新鮮話，說得把阿麗思發瞭了半天沒有話說。那鴿子就趁這機會連着說道，「你在這兒找蛋呢，我這一點總知道；那麼無論你是一個小女孩

儿或是一條長蟲；於我是一樣。」

阿麗思忙答道：「於我可不一樣！而且現在碰巧我並沒有在這兒找蛋；就是我找，我亦不要你的蛋；我不喜歡生的。」

那鴿子就不耐煩地說道：「好，那麼你走開！」說着牠就回到窩裏頭臥下了。阿麗思就勉強地蹲下來，獸在樹林裏，可是她的長脖子常同樹枝子繞亂起來，她走走就得停下來把她脖子理理清楚。隔了一會兒她才想起來她手裏還捏着那兩塊蘑菇，所以她這回就小心翼翼地這一塊咬一點兒，那一塊咬一點兒，一會兒長高些，一會兒長矮些，一直修到同她平常一樣那麼高矮才歇。

阿麗思因爲好久沒有還她的本來的大小，所以初還原的時候倒覺得有點異樣；可是幾分鐘後就又慣了，又是像一向似的自言自語了。「好啦，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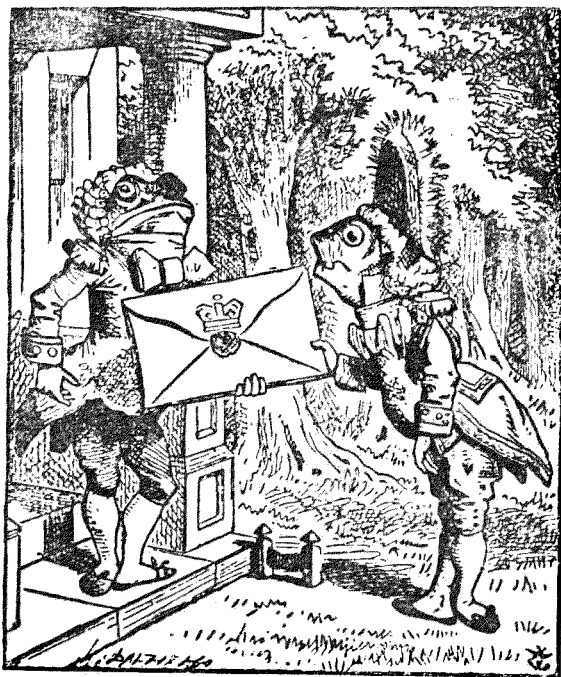
的計劃的一半做成功了！那些變化真變得難受！一分鐘從來不曉得下一分鐘變成什麼的！隨便怎麼，我現在又變回來原來的大小也就好勒！可是現在第二件事就是走進那好看的花園裏去——我倒不曉得這得要怎麼做法呢？」她說着忽然就到了一個空地，那裏有一所四尺來高的小房子。阿麗思想道，「像我這樣尺寸見他們一定不行：這我豈不要把他們的魂都嚇掉了嗎？」所以她就把手裏的蕨菇再吃了一小塊，等到她縮到差不多九寸來高，才敢走近那房子。

第六章 胡椒廚房和豬孩子

她在那裏站了一兩分鐘，不曉得再幹什麼好，忽然間從樹林裏跑出來一個穿號衣的跟班的——（她猜他是跟班的，是因爲他穿號衣的緣故：不然只從他臉上看起來，她一定會當他是一條魚）——那跟班的用他的手

背很響地在門上敲。開門的亦是一個穿號衣的跟班的，他的臉很圓，眼睛圓的像蝦蟆的似的；阿麗思看見他們兩個人頭髮都是蟠著滿頭，搽了許多頭髮粉。她起了好奇的心，就從樹林裏稍微扒出一點來偷聽他們到底是幹什麼的。

那個魚跟班先從他髒子底下拿出來一大封信，這信幾乎有他自己身



體那麼大，他把這信交給那個跟班，正式地傳道，「給公爵夫人的信，皇后請玩槌球。」那個蝦蟆跟班亦一樣地正式地再傳一遍，不過把那幾個字稍微改變一點，「從皇后來的信，請公爵夫人玩槌球。」

他們就很低地互相鞠躬，一直低到他們的頭髮都攪在一團去了。

阿麗思看了這個，忍不住地要笑出來，連忙跑回樹林裏去，怕笑了給他們聽見；等一會兒她再出來看的時候，那個魚跟班已經去了，那一個跟班就坐在門前地上朝著天傻望。

阿麗思輕輕悄悄地走到門跟前敲了一敲。

那跟班的道，「打門一點兒也沒有用處，這有兩層原因：第一層，因為我同你都在門的這一邊；第二層，因為他們在裏頭鬧得這麼響，沒有人會聽得見敲門。」那裏頭鬧的聲音可真不小——又是叫，又是打噴嚏得聲音，一

會兒又是刮喇喇一聲像一個盤子或是確子打得粉粉碎似的。

阿麗思道：「那麼，請問我怎麼進得去呢？」

那跟班的無理會她，接着說道：「假如門在咱們倆當間，那麼你敲門還有點兒道理。譬如你在裏頭打，我就可以開門讓你出來，不是嗎？」他說話的時候總是朝着天望，阿麗思覺得這樣是十分傲慢。可是她又想道：「或者他不能不這樣的；他的眼睛長得多麼近頭頂上呀。然而無論怎麼，他回答我話總會的。」她就高聲說道：「我怎麼進去呢？」

那跟班的只說：「我是打算坐在這兒，一直等到明天——」

說到這裏，那個大門開了，一隻大盤子對着那跟班的從裏頭橫飛出來，恰恰抹過他的鼻子，碰在他背後一棵樹上，砸得粉粉碎。

那跟班的還是若無其事似的連着說道：「到了第二天，也許——」

「我怎麼進去呢？」這一回阿麗思問得更響一點。

那跟班的答道：「你到底是有得進去沒有？這是第一個問題！你可知道。」

這話倒不錯；不過阿麗思不喜歡人家對她說就是了。她自己咕叨道：「他們這些傢伙真愛同人家爭辯得怕人，簡直夠把人急瘋！」

那跟班的好像覺得現在又有好機會來背他剛才的話，不過稍微改兩個字。他道：「我是打算坐在這兒，坐坐走走，走走坐坐，今兒到明兒，明兒到後兒……」

阿麗思道：「那麼我做什麼呢？」

「隨便做什麼，」說着那跟班的就吹叫兒玩。

阿麗思躁着腳說道：「唉，跟他說也沒用，天下哪兒有這麼笨的傻子！」她

就自己開了門走進去。

那個門一開，進去就是一間大廚房，裏頭從這一頭到那一頭都是烟霧騰騰的；那個公爵夫人坐在當中一張三脚小凳子上，抱着一個小孩子；有一個廚老媽子靠着火爐旁邊，在一個大鍋裏攪湯。

「我看那湯裏的胡椒一定攪得太多拉！」阿麗思說着就覺要打噴嚏。實在那空氣當中的胡椒麵兒是不少，連那公爵夫人自己亦有時候打噴嚏；要說那小孩，那就不是打嚏就是叫，不是叫就是打嚏。那廚房裏只有兩個不打嚏的，一個就是那個廚老媽子，一個是一隻大貓煨在竈邊上，笑得兩個嘴角都笑到耳朵邊去了。

阿麗思不曉得照規矩她應該不應該先說話，她就膽小地問道：「請問您可能告懇我你這貓爲什麼做這樣的笑臉呀？」

那公爵夫人道，「這是一個歛縣的貓，所以會笑，你這豬！」

她這末了一個字說得這麼很，把阿麗思嚇了一跳；後來她看見這話是稱呼那小孩子的，並不是叫她，所以她膽就大了一點，連着說道：

「我倒沒有知道歛縣的貓總是那麼笑的；真的，我從沒有知道哪兒有貓會做那樣笑臉的。」

那公爵夫人道，「牠們都會；而且牠們多數都做。」



阿麗思覺得同她談得來了，倒很高興，就客客氣氣地道：「我倒沒有知道有什麼貓做笑臉的。」

那公爵夫人道：「你本來知道的不多，這是有這事的。」

阿麗思一點不喜歡這句話的腔調，她就想找點什麼別的話來談，她正在想着，那廚老媽子把那鍋湯從火上端開，馬上就把所有手跟前的東西往那個公爵夫人和她的小孩子身上砸——先是火筷子，鐵鏟子；隨後就是一大陣的鍋，盤，碟，碗，那些東西打在公爵夫人的頭上，她亦一點不在意；那孩子本來已經一直叫得那麼利害，所以再亦看不出來他被打的疼不疼。

阿麗思被這個嚇慌了，她跳着嚷道：「阿呀，我求你瞧着你自己做的什麼事呀！噯呀，他那寶貝的鼻子要去了！」她才看見一個異常大的油鍋從那孩子的鼻子跟前飛過，差一點沒有把牠帶去。

那公爵夫人粗聲嚷道，「要是天下人都瞧着他自己做的什麼事情，那樣地球就要比現在轉得快得多勒。」

「這倒不見得有什麼益處，」阿麗思說着覺得這是一個顯她的知識的機會。她道，「你想那樣要把日夜變成什麼拉！你瞧，地球要二十四小時圍着地軸轉一回。」

那公爵夫人道，「還說地軸呢，砍掉她的頭！」

麗阿思很着急地對那廚老媽子瞧了一瞧，看她會不會會公爵夫人的意；幸虧她沒在那裏聽着，只顧着攪那大鍋裏的湯，所以阿麗思就連着說道，「我想是二十四小時；要麼或者是十二小時阿我——」

那公爵夫人道，「廿，你別煩我罷，我從來不記得數目的。」她說了就又弄她的小孩子；她唱着一個小孩催眠歌，唱了每一句就把那小孩子很很搖他

一下她唱道：

「很很地待你的孩子，
打噴嚏就抽他罵他；
他知道要這樣擺牌子，
連誰都要由他怕他。」

合唱（那個廚老媽子和小孩子亦跟着唱）：

「又么！又么！又么！」

那公爵夫人又唱第二首，唱着把那孩子亂扭亂折，那可憐的小東西叫得那麼響，阿麗思連歌裏的字許不大容易聽出來：

「我很很地待我的乖乖，
打噴嚏就害他擠他；

他喜歡把胡椒蓋開開，
亦沒誰來愛他理他！

合唱

「又么！又么！又么！」

那公爵唱完了，對阿麗思道：「給你！你要高興，你就抱他一下！」說着就把那小孩子對她身上一丟。「我馬上就要預備去跟皇后玩槌球去。」說了她就跑出那屋子。那個廚老媽子就把一把油鍋對她後頭扔過去，只差了一點，沒有打着。

阿麗思很費事地接住那小孩子，這孩子很不好抱，他的樣子很古怪，手阿，脚阿，四面八方地伸出去。阿麗思想他好像是個五爪海魚似的。她接住那小東西的時候，他在那裏大呼嚕打得像個火輪船似的，一會兒縮成一團，一

會兒又挺直起來，所以頭一兩分鐘，阿麗思盡着力量只能不讓他掉在地上就好了。

後來她知道應該抱他的法子是他打成一個結似的，把他的右耳朵和左脚捏在一塊，就不會再鬆開了。她這樣抱好了，他就拿到門外去。阿麗思想道：「我要不把這孩子帶走，她們那樣一兩天一定會弄死他；我要讓他在那兒豈不是同有意殺人一樣嗎？」她這末了一句話說得很響，那小果西就接着「咕」地叫了一下（現在不打嚏了）。阿麗思道：「別這樣叫呀，這不是好兒說話的法子。」

那孩子又咕了一下，阿麗思很着急地對他臉上瞧瞧，看他怎麼了。他那鼻子捲是捲得真高，不像個鼻子，倒像個八戒；那兩個眼睛亦太小，不像個小孩子的總而言之，阿麗思一點也不喜歡這個東西的樣子。她想道：「可是也

許他做着個哭臉。」她就再瞧瞧他的眼睛，看他有眼淚沒有。

沒有，並沒有眼淚。阿麗思就正經地說道：「你要變成一個豬是，那我就再也不來管你，聽見嗎？」那小東西又哭了一聲（或是咕了一聲，橫豎辨不出哪一樣）他們就呆默着沒有話說。

阿麗思正在那想着，「假如我抱着這東西回到家裏，那就把牠做什麼好呢？」那東西又咕起了，這一回這麼響，阿麗思都有點害起怕來。她低頭一瞧，這一回一定不會錯的了：這簡直就是不多不少的一隻豬就是了。她覺得這樣東西再抱着他豈不是笑話嗎？

所以她就把它放下地上，她看牠不聲不響地走入樹林裏去，覺得倒也放心。她對自己說道：「像這樣的要長大了，一定變成很可怕樣子的孩子；可是我想當個豬，倒亦可以算個很好看的豬。」她就想想她所認得別的小

孩，有幾個要當豬倒亦還好看，她正在對自己說：「只要能曉得怎麼變他們的法子——」忽然看見幾碼外頭一個樹枝上坐着那個歙縣貓，她倒吃了一驚。

那貓看見了阿麗思，還是對着她笑。阿麗思想牠樣子倒還和氣；可是牠有很長的爪子，又有那麼些牙，所以她覺得應該對牠稍微恭敬一點。

她稱呼道：「歙縣貓兒。」她心上有點膽小，因為一點不曉得那貓喜歡這個名字不喜歡；可是那貓笑得嘴更開一點。阿麗思想道：「好拉，牠還是高興的。」她就說道：「請您告勸我，從這兒我應該往哪條路走？」

那貓道：「那是多半要看你要到哪裏去。」

阿麗思道：「我倒不拘上哪兒去——」

「那麼你就不拘走哪條路。」



阿麗思加註道，「只要我走到個什麼地方就好。」

那貓道，「那個自然，你只要走得夠久，一定就會走到什麼地方的。」

阿麗思覺得這句話沒有可駁的地方，她就再問一句別的話，「這兒有些什麼樣人住阿？」

那貓拿右爪子指道，「在那個方向有一個帽匠住着。」又舉起左爪子來指道，「在那個方向有一個三月兔住着，你喜歡去拜訪哪一個就拜訪哪一個：他們兩個都是瘋的。」

阿麗思道，「可是不願意走到瘋人的地方去。」

那貓道，「那是沒有法子的；咱們這兒都是瘋的，我亦是瘋子，你亦是瘋子。」

阿麗思道，「你怎麼知道我瘋呢？」

那貓道：「你一定是的，不然你人怎麼會在這兒呢？」

阿麗思覺得這個理由一點不充足；可是她還是接着問：「那麼你怎麼知道你自己瘋呢？」

那貓道：「我先問你，一個狗是不瘋的，你承認這個嗎？」

阿麗思道：「就算牠不瘋。」

那貓道：「好，那麼，你瞧，一個狗，他急了就打呼嚕，高興了就搖尾巴。我可高興了就打呼嚕，急了就搖尾巴。既然狗是不瘋，那麼豈不是我瘋麼？」

阿麗思道：「你那個我叫念佛，不叫打呼嚕！」

那貓道：「你愛叫他什麼就叫他什麼。你今天同皇后玩槌球嗎？」

阿麗思道：「我願意是很願意，可是還沒有人請我去呢。」

那貓道：「你在那裏就會看見我。」說着就不見了。

阿麗思看了倒亦不很詫異；她已經遇見慣了出奇的事情了。她正在看牠在樹上歇着那個地方，牠忽然又現出來了。」

那貓道：「廿，不錯阿，那個孩子怎麼拉？我都幾乎忘記了問你。」

阿麗思一點亦不詫異，尤如那貓好好地走回來一樣。她就平平常常地答道：「牠變成了豬阿。」

那貓道：「我本來料他會的。」說了又不見了。

阿麗思等了一會兒，一半亦預備再看見牠，可是牠不再現出來，所以過了一兩分鐘，阿麗思就順那個貓說的有個三月兔子住的方向走去。她對自己說道：「帽匠我曾經看見過；那三月兔一定最是有趣的多，而且或者因為現在是五月，牠也許不會這麼瘋——無論怎麼大概沒有像三月裏那麼瘋。」她說了這個，剛把頭一抬，又看見那個貓坐在一棵樹的枝上。

那貓問道，「你剛才說豬還是書？」

阿麗思答道，「我說的是豬。我真怕你這樣來來去去地這麼快，你弄得人好頭眩。」

那貓道，「好，我就不。」這一回牠就慢慢地不見，從尾巴尖起，一點一點地沒有，一直到頭上的笑臉最後沒有。那個笑臉留了好一會兒才沒有。」

阿麗思想道，「這個有貓不笑，我倒是常看過的，可是有了笑沒有貓，這倒是我生平從來沒看見過的奇怪東西！」



她又走了好一陣，才看見那三月兔的房子：她想這一定是牠的房子，因為牠的烟囱的樣子像兔子耳朵，房頂是用兔子毛紮的。這房子非常地大，她先不敢走近牠，等到把左手裏的蘑菇再咬了一點，長到二尺來高，才往前去。她就是這樣走去，還覺得有點膽小，她對自己說道：「設如牠真是瘋得不得了，那怎麼好呢？我都有點後悔沒有上那帽匠那兒去勸！」

第七章 瘋茶會

那房子前頭樹底下擺着一張桌子，那個三月兔子同那個帽匠在那裏喝茶：一隻獐兒鼠（1）坐在他們當間，睡得着着的，他們倆就拿牠當個墊子，把肘子撐在牠身上，在牠（2）背後說話。阿麗思想道：「這樣叫那獐兒鼠多難受呀，不過牠是睡着的，我想牠也不在乎。」

(1) *Dormouse* (2) 原文 *Talking over its head* 是雙關語，只得用雙關語譯牠。

那張桌子並不小，但是他們三個都擠在一個角上。他們看見阿麗思來就嚷道：「沒有地方！沒有地方！」阿麗思生氣道：「地方多着呢！」她就在桌子頭上一把大圈身椅裏坐下來。

那個三月兔子做着勸人的聲氣道：「請用點酒。」

阿麗思在桌上看了一周回來，看見除了茶沒有別的東西。她道：「我看不見有酒麼！」

那三月兔子道：「本來沒有。」



阿麗思怒道：「沒有酒請人喝酒，這算什麼規矩？」

那三月兔子道：「沒有請你你就坐下來，這算什麼規矩？」

阿麗思道：「我沒知道這是你的桌子，你看擺的這麼許多份，豈止三位？」

那帽匠道：「你的頭髮要得剪拉。」他瞧着阿麗思好久，這是他的頭一句話。

阿麗思嚴厲地道：「你應該懂當面不應該批評人，這是很失禮的。」

那帽匠聽了這個把眼睛睜得很大；可是他嘴裏說的不過就是問一句：「爲什麼一個老鴉像一張書桌子？」

阿麗思聽了想道：「好拉，咱們現在有得頑兒勒。我倒很高興他們給我謎兒猜勒。」她就對他們說道：「我想這個我會猜。」

那三月兔道：「你是不是想要說你想你能找出對牠的回答嗎？」

阿麗思道，「就是這話呀。」

那三月兔子道，「那麼你就應該說你所想的意思。」

阿麗思忙答道，「我是說我所想的呀——無論怎麼——無論怎麼我
想的就是我說的——這是一樣的，你可知道？」

那帽匠道，「一點兒都不一樣。像這樣豈不是好說『我吃的東西我都看
見』等於說『我看見的東西我都吃』嗎？」

那三月兔子接着道，「像這樣豈不是好說『是我的東西我都喜歡』等
於說『我喜歡的東西都是我的』嗎？」

那獐兒鼠好像在夢中說話道，「像這樣豈不是好說『我睡覺的時候總
是呼吸』等於說『我呼吸的時候總是睡覺』嗎？」

那帽匠道，「在你本來是一樣的。」說到這裏，大家又是半天沒有話說，靜

坐了一分鐘；阿麗思就問問自己記得有些什麼關於老鴉和書桌子的事情，她亦記不出什麼來。

那個帽匠先開口，他對阿麗思問道：「今天初幾？」說着從袋裏掏出一隻錶來，很着急地對牠看，時時刻刻把牠搖搖，放在耳朵邊上聽聽。

阿麗思想了一想，答道：「初四。」

那帽匠道：「錯勒兩天拉！」他又生着氣對那三月兔道：「我告勸你說黃奶油於那機器不相宜的！」

那三月兔謙虛地道：「這是頂好的奶油勒。」

那帽匠咕叨着道：「是的，可是你一定把些麵包屑亦弄了進去勒，你不應使那切麵包的刀在錶裏上油的。」

那三月兔拿起錶來對牠愁愁地瞧着；他把牠放他茶杯裏浸了一浸，拿

出來再看一看；但是他除了剛才那一句話，想不出別的好話來說，所以就再說了一聲，「這是頂好的奶油勒，你可知道？」

阿麗思從他肩膀子後頭用心瞧着，她說道，「這個錶倒好頑兒！牠上頭看得出日子，可是看不出鐘點來！」

那帽匠咕叨着道，「爲什麼一定要有鐘點？你的錶會告勸你什麼年嗎？」阿麗思很容易地答道，「自然不會；那可是因爲我們能夠許許多多時候在同一個年裏不換年的緣故。」

那帽匠道，「就跟我的情形簡直一樣。」

阿麗思覺得這話很不明白，她覺得那帽匠那句話一點什麼意思都沒有，可是聽又像好好的一句話，她就做着頂客氣的聲腔道，「我不大很懂你。」那帽匠道，「這獐兒鼠又睡着拉，」說着就在牠鼻子上倒點熱茶。

那猜兒鼠不耐煩地把頭搖了兩下，仍舊閉着眼睛說道：「自然是的，自然是的，我剛才本來亦要這樣說。」

那帽匠又對阿麗思說道：「你那個謎兒猜出來沒有？」

阿麗思說：「沒有，我不會猜拉，你告懇勒我罷。」

那帽匠道：「我亦不知道怎麼回答。」

那三月兔道：「我亦不知道。」

阿麗思覺得厭氣了，她道：「有的這樣問沒有答的謎兒把好好的時候糟蹋了，不如還是用牠做點有用的事罷。」

那帽匠道：「你要是像我這樣同時候熟，你就不會說用牠勒時候是個他。」

阿麗思道：「我不懂你說的是什麼意思。」

那帽匠很驕傲地把頭一搖道：「自然你不懂！我猜你同時候連話都沒說過！」

阿麗思答道：「或者沒有，可是我知道我學音樂的時候要得拍時候的。」那帽匠道：「哦，那自然勒。你拍他打他，他還願意嗎？你要是同他交情好一點，那你就愛要鐘點怎麼樣他就弄到怎麼樣。譬如到了早晨九點鐘，正是要上學的時候，你只須對時候耳朵裏打一句喳喳話，登時就「得勒儿」地一下，鐘就轉到一點半勒。開飯的時候勒！」

（那三月兔對自己低低地說道：「我只想現在就是吃飯的時候呀！」）

阿麗思想着說道：「那好倒是好，可是那麼我還不會就餓呢，你可知道？」那帽匠道：「或者先還不餓，可是你可以在一點半上等着，你要等多久就能等多久。」

阿麗思問道：「你自己就是用這個法子嗎？」
——東北圖書館

那帽匠悲傷地搖頭道：「我可不勒！我同時時候嘲了嘴勒——那正在他發瘋的以前，你可知道？」——（說着拿他的茶調羹指着那三月兔）——那回是在一個心牌皇后召集的音樂會裏他們叫我唱：

「汀格儿，汀格儿，小蝙蝠！」

好好儿說來你何所欲！」

你知道這首詩的，不是嗎？」

阿麗思道：「我曾經聽見過一首有點儿像這個的。」

那帽匠接着道：「底下幾句是這麼的，你可記得？」

「飛在天上那麼高，

像個茶盤儿飄呀飄。」

汀格儿，汀格儿——」

唱到這裏那猶兒鼠把身子抖了一下，在睡夢裏就儘着唱起來「汀格儿，汀格儿，汀格儿，汀格儿——」唱個不停，一直等他們招了一下牠才住口。那帽匠道：「你想，我才不過唱完了第一首，那心牌皇后就嚷道：『他在那裏把時候都唱錯了，他把時候都糟蹋掉了，給我砍掉他的頭！』」

阿麗思喊道：「這野蠻得好可怕！」

那帽匠愁聲接着說道：「自從那時，我隨便請他做什麼，他都不肯，所以現在的時候總是六點鐘不變。」

阿麗思聽了忽然想到一個聰明的意思：她就問道：「原來這就是爲什麼桌上擺了這麼許多件的茶具，是不是這個緣故？」

那帽匠歎道：「唉，就是這話呀：因爲老是吃茶的鐘點所以總歸沒有空

收了洗了傢伙再擺。」

阿麗思道：「我想你們大概是轉着移動位子的，是不是？」

那帽匠道：「一點兒不錯，那個位子上的茶點用完了就挪到第二個位子上去。」

阿麗思追着問道：「那麼到了轉回過頭來，怎麼呢？」

那三月兔打着呵欠，諷刺道：「咱們講點兒別的罷。這個我已經聽厭拉。我投票請這位姑娘講個故事。」

阿麗思驚忙答道：「我怕我沒有故事說。」

他們都道：「那麼這獐兒鼠非講個故事不行醒醒獐兒鼠！」他們就同時在兩邊招牠說着。」

那獐兒鼠慢慢地睜開他的眼睛，他低着聲粗着嗓子說道：「你們大家

說的話，我個個字都聽得見的。」

那三月兔道，「講個故事給我們！」

阿麗思亦求道，「是阿，請你講阿！」

那帽匠又加一句道，「而且要快一點兒講，不然你沒講完，回來又睡着勒。」

那猜兒鼠就慌忙地起頭講道，「從前有三個姊妹，她們的名字叫靄而細，臘細，和鐵梨；她們住在一口井的底裏——」

阿麗思問道，「她們吃什麼過活呢？」（阿麗思總是喜歡問關於吃喝的問題）

那猜兒鼠想了一兩分鐘答道，「她們吃糖漿。」

阿麗思柔聲地說道，「這她們怎麼能呢？老吃糖漿一定要病的，你可知

道？

那獐兒鼠道，「原來是的阿，她們病得很利害。」

阿麗思在心裏打悶，想這樣過日子不曉得到底像什麼，但是她想想不出來，所以她又問牠，「那麼她們幹什麼住在井底裏呢？」

那三月兔誠懇地道，「再多喝點兒茶罷。」

阿麗思聽了不高興，她道，「我一點兒都還沒喝呢，怎麼叫再多喝點兒呢？」

那帽匠道，「我想你要說的是你不能再少喝，要喝得比『沒有』多是很容易的，就是要喝得比『沒有』再少才難呢。」

阿麗思道，「沒有人在這兒請教你的意見。」

那帽匠得意地道，「哼，你剛才說我說人失禮，現在誰在那兒說人家了？」

阿麗思不知道對答他什麼話是好，所以她用了些茶和麵包，她又轉過頭來問那獐兒鼠道：「她們爲什麼住在井底下呢？」

那獐兒鼠又想了「一兩分鐘」，然後答道：「那是一口糖漿井。」

「糖漿井！天下沒有這樣東西的！」阿麗思說着生起氣來了，那帽匠和那三月兔只說道：「別瞎說！別瞎說！」那獐兒鼠就嘸着嘴道：「要是你們這樣無理，那麼你們自己就拿這故事去說完勒罷！」

阿麗思求道：「不，不，請你說下去！我不再打你誦了，頂多再『一回』。」

那獐兒鼠怒道：「『一回』，可不是嗎？」但是他仍舊答應接着說下去：「所以這三個小姊妹就——你知道他們在那兒學抽——」

「她們抽什麼？」阿麗思問着又忘了答應不誦嘴了。

那獐兒鼠亦不在意，就答道：「抽糖。」

那帽匠又誦嘴道：「我要一隻乾淨的杯子，咱們挪前一個位子罷！」

他說着就挪到前頭一張椅子上，那個豬兒鼠就跟着他挪；那個三月兔挪到豬兒鼠的位子裏，阿麗思很不願意地挪到那三月兔的位子裏。挪了這一番就是那帽匠一個人得了些益處；阿麗思的地方還不如先頭，因為那三月兔剛才把一個牛奶瓶打翻在他的盤子裏。

阿麗思不願意再得罪那豬兒鼠，所以她就小心地問道：「恕我不很明白，她們那抽的糖是從那兒來的呢？」

那帽匠道：「水井裏既然有水，糖井裏自然有糖——哆，這麼笨！」

阿麗思故意當沒聽見這末了一句話，她又對那豬兒鼠問道：「但是她們自己已經在井裏頭勒，怎麼還抽出來呢？」

那豬兒鼠道：「自然她們在井裏頭——儘儘裏頭。」

這句話把阿麗思越發攪糊塗了，她沒法就呆呆地讓那獐兒鼠說下去，不再誦嘴。

「她們在那兒學抽，」那獐兒鼠越說越瞌睡，一頭打呵欠，一頭揉眼睛，「她們抽許多樣東西——樣樣東西只要是「」字聲音的——」

阿麗思道，「爲什麼要「」字聲音呢？」

那三月兔道，「爲什麼不要？」

阿麗思沒有話說。

那獐兒鼠這時眼睛已經閉起來快又睡着了；可是一給那帽匠掐了一下，牠「躑」地一叫，又醒了過來，又接着講道，「樣樣東西只要是「」字聲音的，譬如貓兒，明月，夢，滿滿兒——你不是常說「滿滿兒的」嗎——你可曾看見過滿滿兒的兒子是什麼樣子？」

阿麗思更被他說糊塗了，她道：「老實話，你問起我來，我倒沒想到——」
那帽匠誦嘴道：「既然沒想到，就不該說話。」

這個無理的舉動，阿麗思簡直受不住了：她氣氣地站了起來就走；那獐兒鼠登時就睡着，其餘兩個一個也不睬她，她倒還回頭望一兩回，一半還希望他們叫她回來：她最後看他們一眼的時候，他們正在把那獐兒鼠裝在茶壺裏。

阿麗思走上樹林子裏的路上，對自己說道：「無論怎麼，那個地方，我再也不去勒！我生平從來沒有到過這麼猷的茶會勒！」



她正說着，看見有一棵樹上有一扇門開着，可以走進樹裏去。她想道：「這真奇怪！可是今兒樣樣事情都是奇怪的。我想我索性進去就是。」她就走進樹門。

一下子她又在那間大廳裏，站在那張玻璃桌子旁邊了。她對自己說道：「哈，這一回我得要好好兒地來拉。」她就取了那把金鑰匙，用牠把那花園的門開了開來。然後她又咬了一點右手裏的麻菇（她留了一塊在她右衣袋裏），使她縮到差不多一尺高。然後走進那小道，然後才到底進了那美麗的花園裏，走進鮮花和清泉的當中。

第八章 皇后的槌球場

靠近那花園的門口有一大棵玫瑰，上頭的玫瑰花都是白的，可是有三個花匠在那裏很忙地用顏色塗紅牠們。阿麗思想這是很怪的事情，她就走

近些去瞧他們，她剛到那裏，聽見他們有一個道，「你小心着，五牌！別這樣拿顏色潑得我一身！」

五牌噘嘴道，「那是我沒法子的，因為七牌碰了我的胳膊肘子。」

七牌聽了抬頭道，「可不是

嗎，五牌總是拿錯處推在人家身上！」

五牌道，「你還是別說話罷！我昨天還聽見皇后說你應該殺頭的！」

那第一個說話的問道，「爲着什麼？」

七牌道，「這不是你管的閒事，二牌！」



五牌道：「這是他的事情！讓我來告愬他——是因爲把山慈菇花的根當葱給了廚子的罪。」

七牌把刷子向地下一摔，怒道：「你瞧，天下最不公道的時候，哪兒有——」正說着，他碰巧看見阿麗思瞅着他們，他馬上就住了口；其餘的亦回過頭來看，他們大家都低低地鞠躬。

阿麗思有一點擔心地問道：「請問你們阿，你們爲什麼把這些玫瑰花都塗起來？」

五牌和七牌不做聲，只對着二牌看。二牌就低聲說道：「！你瞧，小姐，這兒這個本來應該是一棵紅玫瑰的樹，我們弄錯拉，栽了一棵白的。要是皇后知道勒，那我們的頭一個一個都要給砍掉，你可知道。所以，你看，小姐，我們在她沒有來的時候，盡力地來把牠——」說的時候五牌方才在那裏很着急

地對花園的遠處望，忽然失聲地嚷道：「皇后來拉！皇后來拉！」那三個花匠登時就趴下來臉朝地躺下。一會兒就來了許多腳步的聲音，阿麗思就四面張望，很想看看那皇后是什麼樣子。

先有十個兵拿着棍子；他們的身體的樣子像那些花匠的一樣；長方的，手脚都在角上。隨後來了十個朝臣；他們渾身都帶着金鋼鑽，一對一對地，像那些兵一樣地走。這個後頭就是小親王們和公主們；共總有十位，他們也是一對一對地手攙着手很快活地跳着走；他們身上帶的裝飾都是心。隨後就是許多客人，多數都是些皇帝和皇后，阿麗思在客人裏認出來那白兔子亦在裏頭；牠說話很快，好像心慌的樣子，人家對牠說話，牠只會笑着，牠走過了阿麗思，並沒有認出她來。

再後頭就是心脾夏客，捧着皇帝的冕，墊在一個深紅絨墊上；這一出大

會的末了來的就是心牌的皇帝陛下和皇后陛下

阿麗思不曉得自己是不是也應該像那三個花匠似的趴下來臉朝下躺着，她記得從來沒聽見過看出會的時候有這麼一條規矩；而且她想道，「要是個個人都得要臉朝地趴着，看不見出會，那麼出會有什麼用處呢？」所以她決定還是站着等。

到了大家走過阿麗思跟前，他們大家都停了下來瞧着她，那皇后厲聲地問道，「這是誰？」她這句話是對着心牌夏客問的，可是他只會笑着鞠躬。那皇后不耐煩道，「你這笨東西！」又轉過頭來問阿麗思道，「你叫什麼，小孩子？」

阿麗思很恭敬地道，「陛下萬福，我叫阿麗思；但是她自己又想到，「哆！他們還不都是一付紙牌，我怕他們幹什麼？」

那皇后又指着在玫瑰樹周圍躺着的那三個花匠道，「這些是誰？」你想，因為他們都是臉朝地睡，而且他們背上的花樣同那一付牌裏的別的牌的都是一樣的，所以她一點看不出他們還是花匠，還是兵，還是朝臣，還是她自己的三個小孩子。

阿麗思膽大了一點了，她直答道，「我怎麼知道，這不是我的事。」

那皇后聽了氣得臉都脹得通紅，她像個野獸似的對着阿麗思瞪了一瞪眼睛，尖着嗓叫道，「砍掉她的頭！——」

阿麗思很响很鎮定地道，「瞎說，」那皇后就不做聲了。

那皇帝拿手扶着皇后的胳膊，輕輕地說道，「我愛，你想想，她不過是個小孩子！」

那皇后氣氣地扭過去不理他，對那夏客說道，「把他們翻過來！」

那夏客就很
小心地拿腳翻了
他們過來。

那皇后又尖
又响地嚷道，「起
來！」那三個花匠
登時就跳了起來，
就對着皇帝，皇后，
親王，公主，逢人便
鞠躬。

那皇后又嚷



道，「馬上給我停止鞠躬！你們使得我頭眩。」她回頭對那棵玫瑰樹看着說道，「你們在這兒幹的些什麼？」

「二牌連忙跪下來很謙卑地稟道，「陛下萬歲，我們正在這兒想法子把——」

「噢，我懂！」（那皇后剛才細看看那些花，看出他們的把戲了，「砍掉他們的頭！」說完了大家都往前走，就留下來三個兵去殺三個不幸的花匠。那些花匠就跑到阿麗思跟前求她護保。」

阿麗思道，「你們不會被殺掉的！」說着她就將他們放在旁邊一個大花盆裏。那三個兵四面找他們，找了一兩分鐘找不着，亦跟着其餘的走了。

那皇后嚷道，「他們的頭掉勒嗎？」

那三個兵亦嚷着回道，「陛下萬歲，頭都已經掉了！」

那皇后道，「那很好！你會玩槌球嗎？」

那些兵不做聲，因為這句顯然是問阿麗思的，他們就對着阿麗思瞧。阿麗思道，「我會！」

那皇后就大聲嚷道，「那麼就跟我來！」阿麗思就亦跟着大家走，不曉得等一會兒再碰見什麼事情。

她旁邊有一個很小的聲氣道，「這個——這個天氣很好！」她回頭一看，看見就是那白兔子，對着她臉上瞅。

阿麗思答道，「很好！那公爵夫人呢？」

那兔子連忙低聲道，「別响！別响！」他說着回頭瞧瞧，然後站起腳來，拿嘴湊在她耳朵邊喳喳地說道，「她定了死罪勒！」

阿麗思道，「爲勒什麼？」

那兔子道：「什麼？你說他『可惜』阿？」

阿麗思道：「沒有，我沒說，我想她死了一點兒沒有什麼可惜。我問『爲了什麼？』」

那兔子說道：「因爲她打了皇后的耳光——」阿麗思聽了「噤」地一笑。那兔子害怕地止住她道：「嘿，別笑得這麼响。回來給皇后聽見勒！你想，那公爵夫人來晚勒，皇后就說——」

說時那皇后大聲如雷地嚷道：「大家都占好了位置。」他們就東竄西跑地找地方，你摔在我身上，我摔在你身上；鬧了一兩分鐘大家才定下來，起首玩球。阿麗思覺得她生平從來沒有見過這麼古怪的球場地；地面上高高低低地像新鏟出來的田似的；用的球都是些活刺蝟，用的槌棒是活的紅鷺鷥，那些兵就彎着腰手和脚都撐在地上做球門。

阿麗思最困難的地方是怎麼樣收拾那紅鷺鷥：她想法子先把牠的身體舒舒服服地夾在她髀子底下，讓牠的腿在底下掛着，可是她才把牠的長脖子理直了，正要拿牠的頭對着一個刺蝟打一下，那鷺鷥又偏偏把脖子扭過來對着阿麗思，瞪着眼睛傻望，使得阿麗思不禁地笑出來：回來等到阿麗思把牠的頭又按了下去，正要再試一下的時候，那刺蝟又打了一個滾，正要扒到別處去：不但如此，而且阿麗思看見從一個刺蝟的地方打到一個門的地方，當中總有幾道土堆和土溝擋着，那些做門的兵又時時站站不耐煩了，起來走到別處去。所以不久阿麗思就看出來這真是一個很難的遊戲。

那些打球的人亦不論次序，大家同時亂打，不是相罵，就是搶刺蝟；一會兒工夫那皇后就大發起脾氣來了，差不多每分鐘總是操着腳嚷一回，「砍掉他的頭！或是砍掉她的頭！」

阿麗思覺得也很擔心起來了。她同皇后固然還沒吵過嘴，但是她知道不久總免不了的。她想：「到那時怎麼好呢？他們這兒喜歡殺人得可怕；頂古怪的是怎麼還有人剩下來活着！」

她想找一條出路，乘人不在意的時候逃走。她忽然在空中看見一個怪現形：她先一點也看不出是什麼。看了一兩分鐘再看出來是一個笑臉，她就對自己說道：「這是那歙縣貓：現在我有『人』說話拉。」

那貓一到牠的嘴現夠了，牠就說道：「你過得怎麼拉？」

阿麗思等了一會兒，等到牠的眼睛也現出來了，她就對牠點點頭。她想道：「我對牠說話，牠要是沒有耳朵有什麼用？至少總要等牠現出一隻耳朵再說話。再過了一分鐘，全頭都現出來了，阿麗思就把她的紅鷺鷥放下來，對那貓講這球戲的情形，覺得有人聽她說話，她很高興。那貓似乎以為牠現出

來的部分已經夠做談話用了，所以亦不再多現出來了。

阿麗思埋怨着說道：「我看他們玩得一點兒都不公道，他們老吵嘴，吵得那麼响，連自己的說話都聽不見——而且他們似乎沒有什麼一定的規矩，就是有了，亦沒有人守牠——你再亦想不到這樣樣東西都是活的那麼麻煩；譬如我下次過去的時候應該要打進場那邊的一個球門——剛才我本來應該打得到皇后的刺蝟的，可是牠看見了我的刺蝟來勒，牠就跑開勒！」

那貓低聲道：「你覺得那皇后怎麼樣？」

阿麗思道：「一點兒都不喜歡她；她非常地——」剛說到這裏她偷看見那皇后在她後頭聽着，她就改口接下去：「會贏，所以我不值得再打，打到完亦還是一定輸的。」

那皇后笑了一笑，走了過去。

那皇帝走到阿麗思跟前說道：「你這算同誰說話呀？」他說着對着那貓頭看得很詫異。

阿麗思道：「這是我的一個朋友，是個歙縣貓，讓我來介紹——」

那皇帝道：「我一點也不喜歡牠那樣子，不過，要是牠告興，可以准牠在我手背上接吻。」

那貓道：「我情願不要。」

那皇帝道：「別這樣無理，你別這樣對着我看！」那皇帝說着躲到阿麗思身後頭。

阿麗思道：「貓也能看皇帝，這句話我在書裏念過的，不記得在那一本書勒。」

那皇帝決意地道：「那麼，這個一定要去掉。」那皇后剛剛走過來，他就對

她說道：「我愛我願你叫他們把這貓去掉勒！」

那皇后遇着大大小小的無論什麼問題，只有一個解決的法子，她看也不看，就嚷道：「去掉他的頭！」

那皇帝很殷勤地說道：「好，我自己去找劊子手來。」他就走去了。

阿麗思想想還是去看看那槌球頑得怎麼了。她聽見遠處皇后又大發脾氣大嚷。玩槌球人當中已經有了三個人因為輪到了忘記打，被皇后定了殺罪。所以她一點亦不喜歡看這種情形，因為大家鬧得那麼亂，阿麗思再也看不出來是不是輪到她打。她就走開了去找她的刺蝟。

她的刺蝟正同別的一個刺蝟揪在一塊兒打架，這倒是個好機會可以兩個球一同打；可是所缺的就是她的紅鷺鷥又跑到園的那一邊，正在那裏想飛上樹去，飛飛也飛不上。

等到她跑過去把牠歹了回來，那兩個刺蝟的架亦打完了，亦不曉得跑到那裏去了。阿麗思想道，「這亦不大要緊，這邊兒的球門早已跑開勒，就是有了球也沒有用。」所以她就將牠夾在髒子底下，不讓牠再跑掉，又回去找她的朋友說話。

她走回到那歛縣貓的時候，她倒沒料道那裏圍着一大羣人。那個劊子手和皇帝和皇后三個在那裏爭辯，其餘的都呆聽着，覺得很不安的樣子。他們三個就同時地說話，只顧自己說，不聽人家。

阿麗思一到場，他們三個就同時請她做公證人來解決他們的問題，他們把他們的理由都再說給阿麗思聽，可是他們都是同時對她說話，所以很不容易聽出他們說的些什麼。

那個劊子手的理由是說要是沒有個身子可以把頭從牠上殺下來的，

那就無頭可殺：說他向來從沒有做過這樣的事情，他到他這樣年紀再亦不肯來試這新花樣。

那皇帝的理由是說凡是有頭的東西總是有頭可殺，就是你們不許說糊塗話。

那皇后的理由是說

要不在立刻的以前就連忙想出法子來，就要把個個人一轉過來都殺掉。（大家都那麼擔心害怕，就是因為着這末了一句話。）



阿麗思想不出別的話來，只說道：「這貓是公爵夫人的，你們還問問她看怎麼樣罷。」

那皇后對劊子手道：「她在監獄裏，你把她帶來。」那劊子手就像箭似的跑了去。

他一去那貓頭的樣子就慢慢地淡了下去，等到他把那公爵夫人帶了回來，牠已經全沒有了；那皇帝和那劊子手就瘋地跑上跑下地找牠，可是其餘的都回到玩球的地方了。

第九章 素甲魚的苦衷

那公爵夫人道：「你再也想不到我看見你多高興呀，你這可愛的老朋友！」她說着就把她的髒子塞在阿麗思的裏頭，攙着她一陣走。

阿麗思看見她現在這麼和氣，倒也喜歡，她自己想她在那廚房裏看見

她那麼野蠻，或者是被些胡椒麵儿刺激出來的。

她對自己說道：「要是我做了公爵夫人」（說着又有點不願意的腔調）

「我的廚房裏一點儿胡椒都不要，湯裏沒有胡椒亦很可以喝得——也許人家性急都是因爲吃胡椒的緣故」她說着覺得發明了一個新理，很高興，她就接下去道：「心酸大概是喝了酸梅湯的緣故——命苦大概是吃了黃連的緣故——還有——還有小孩儿的脾氣甜甜的，大概是吃了大麥糖那一些東西的緣故。我盼望他們那些大人都懂這個理：那麼他們就不會那麼捨不得給人家糖吃勒，你想呢——」

她想着把那公爵夫人都忘記了，聽見她在旁邊說話，倒嚇了一跳。她道：「我愛，你在那儿想心事，所以連說話都忘勒，我記不得這個裏頭可以說『於此可見』有一句什麼教訓的話，等一會兒我總會想起來。」

阿麗思道，「也許這裏個沒有含什麼教訓的話呢？」

那公爵夫人道，「小孩子瞎說！你只要會找，無論什麼裏頭都含着有一句『於此可見』的教訓話。」她說着就擠着阿麗思更近一點。

阿麗思不大喜歡她挨着她那麼近：第一層，因為那公爵夫人長得非常難看；第二層，因為她的高矮恰好把她的下巴攔下，阿麗思肩膀子上，弄到她骨頭裏都疼得難受。但是她不願意對她不恭敬，所以勉強忍住，她應酬着說道，「現在這槌球玩得稍微順手一點勒。」

那公爵夫人答道，「是阿於此可見——『世界上事情的所以能行，是愛情的功用阿，是愛情的功用阿！』」

阿麗思低聲道，「有人說世界上事情能行是『各人自掃門前雪』的功用。」

那公爵夫人道，「阿，是阿！這就是那一樣的意思，」又把她那個尖下巴在阿麗思的嫩肩膀子上鑽一下說道，「於此可見——說話總要『不以字達辭，不以辭達意。』」

阿麗思自己想到，「這個人真愛引用『於此可見』『於此可見』」

那公爵夫人停了一下又說道，「我猜你一定在那兒想我爲什麼拿胳膊抱着你的腰。我是因爲有點疑惑你那個紅鸞鷲的脾氣，讓我來試驗一下，好罷？」

阿麗思一點不在乎作這個試驗，她小心地答道，「他許會咬疼你的。」那公爵夫人道，「這很不錯：紅鸞鷲和芥末一樣，都會咬疼人的。於此可見——『近豬者黑，近麥者白。』」

阿麗思道，「可是芥末不是個動物，怎麼同鸞鷲比呢？」

那公爵夫人道：「又對拉，你說話真說得好明白！」

阿麗思道：「我想牠是一種礦物。」

那公爵夫人似乎任阿麗思說什麼，她總以為然的，她道：「自然是個礦物。這儿近處有一個芥末礦，於此可見——『所曠愈多，所學愈少。』」

阿麗思沒有聽見末了一句話，她嚷道：「噢，我知道拉！芥末是一個植物，牠樣儿是不像，但是牠實在是植物。」

那公爵夫人道：「你的意見不錯，於此可見——『畫兔畫鬚難畫耳，知人知面不知心』——或者簡單些說就是——『再不要以為你自己不是對於別人所見的以為你從前的情形或是你不然也許會有過的情形相差的不』是對於你所做過的對於他們似乎不同的樣子。」

阿麗思很客氣地道：「我想你要是把牠寫下來，或者我會懂一點儿；像

你那樣說我一點兒也聽不懂。」

那公爵夫人得意地答道：「這算得什麼？我要高興起來，還能說得更——」

阿麗思急忙答道：「請不用費心說得比這個再長拉。」

那公爵夫人道：「世不必提什麼『費心』！我一向說的話都可白送給你。」

阿麗思想道：「這樣送禮倒便宜！幸虧他們送生日禮不都是這樣送法的，但是她沒有敢把這句說响出來。」

那公爵夫人問道：「又在那兒想什麼拉？」說着又拿她的尖下巴在她肩膀子上鑽一下。

阿麗思覺得有點不耐煩起來了，她就回嘴道：「我有我思想的自由。」

那公爵夫人道：「猶之乎豬有飛的自由一樣；於此可——」

說到這裏，阿麗思不懂爲什麼那公爵夫人的聲音在句子的半當中就

消滅了他，骯子底下攙住的那個骯子亦抖了起來了。阿麗思抬頭一看，那裏站在她們前頭就是那位皇后，超着手，皺着眉頭，像雷雨風暴的樣子似的。

那公爵夫人低聲弱氣地開口道：「今天天氣很好，陛下！」

那皇后躲着腳嚷道：「你聽着，我預先通知你，現在不是你去，就是你的頭得去，而且不到立刻以前就給我實行！你兩樣揀一樣罷！」

那公爵夫人揀了第一樣，登時就去了。

那皇后對阿麗思道：「咱們接下去玩球罷。」阿麗思嚇得一個字亦說不出來，就慢慢地跟着她回到那球場裏去。

其餘的客人就利用皇后到別處去的時候到樹蔭底下歇歇，但是他們一看見她來，就連忙跑回球場裏去，那皇后只告懇他們再遲一片刻她們的性命就難保。

他們玩球的時候，那皇后總是不住嘴地同他們吵嘴，不是嚷，「砍掉他的頭！」就是嚷，「砍掉她的頭！」定了死罪的人就交給兵拘禁起來，這兵就得要走開，不能再做球門，所以過了差不多半點鐘，一個球門亦沒有得剩下來了，那些玩球的人說是除了那皇帝，皇后，和阿麗思以外其餘的都定了死罪拘禁起來了。

那皇后亦就停了下求，氣喘喘地對阿麗思道：「你看見素甲魚沒有？」

阿麗思道：「沒有，我連到不知道素甲魚是件什麼東西。」

那皇后道：「那就是用來做素甲魚湯的魚。」

阿麗思道：「我從沒看見過亦沒聽見過這麼樣東西。」

那皇后道：「那麼就跟我來，叫他來告愬你他的故事。」

她們一同走去的時候，阿麗思聽見背後那皇帝對大家低聲地說道：「

你們都赦勒！」阿麗思想道：「好，這倒是個好事情！」因爲她看見那麼些人被那皇后定了死罪，心上很不好受。

她們倆一會兒就走到一個骨勅鳳的跟前，牠在太陽裏熟睡着。（你要是不知不知道骨勅鳳是什麼，看第二十一畫便知。）那皇后道：「起來，你這懶東西，領這位姑娘去看素甲魚，聽他的故事。我得要回去監督他們殺人去。」說着她就走了去，留着阿麗思一個人同那骨勅鳳在那裏。阿麗思不大喜歡那個畜牲的樣子，但是比較起來，有得去追那野蠻的皇后，還不如就同那東西在一塊兒，所以她就等着。

那骨勅鳳坐了起來，把眼睛搓了一搓，對着那皇后瞧，一直到她走到看不見，她就自己格格地笑起來。牠一半對自己一半對阿麗思道：「這才好頑呢！」

阿麗思道：「什麼東西好頑兒？」

那骨來鳳道：「哼，她——她自己在那兒做夢，那些事情：你知道，他們從來沒真殺過人，咱們來罷！」

阿麗思跟着牠走，一頭想道：「這儿大家都喜歡說『來罷！』我一輩子從來沒有過像這樣地被人家差來差去的，從來沒有過！」

他們走了不多路，就看遠處那個素甲魚，很悲傷很孤悽地坐在一個小石崖上；他們走近了一點，阿麗思都聽得見他嘆氣，嘆到腸子都要斷似的，她很可憐他。她問那骨勅鳳道：「他爲了什麼事情那麼苦阿？」那骨勅鳳就好像背牠剛才說的一樣似的答道：「他自己在那兒做夢，那些憂愁：你知道，他從來沒有過真憂愁的，咱們來罷！」

所以他們走到那素甲魚跟前，那素甲魚睜着淚汪汪的眼睛瞧他們，亦

不說話

那骨勅鳳道，
「這儿小姐，她要
爲知道你的歷史，
她是要！」

那索甲魚很
粗着嗓子像悶着
氣地道，「我來告
愬她，坐下來，你們
倆都坐，不等到我
說完了別做聲。」

阿麗思漫游奇境記

第九章 素甲魚的苦衷



一三七

她就坐下來，等了好幾分鐘也沒有人說話。阿麗思對自己想到：「他這樣總不起頭說，我倒不懂幾時才會說得完呢？」但是她還耐心地等着。

到了後來，那素甲魚長嘆道：「唉，想當初，我還是一個真的葷甲魚呀！」

這兩句說完了，又是半天不響，只聽見有時候那骨勅鳳「古<<<厂」地打冷膈，和那素甲魚不停地哭泣。阿麗思幾乎要站起來說：「先生，多謝您講您的有趣的故事，但是她覺得一定不會底下一點別的都沒有的，所以她還是靜坐着。」

又等了一大會兒，那素甲魚稍微鎮定一點，但是哭也還有時候唏唏噓噓地哭。他接着道：「我們小的時候到海裏去進學堂，我們的先生是一個老甲魚——我們總叫他老忘。」

阿麗思問道：「他是個什麼王，你們會叫他老王呢？」

那素甲魚怒道：「我們管這老甲魚叫老忘，因為他老忘記了教我們的工課，你怎麼這麼笨？」

那骨勅鳳亦順着說道：「你問到這麼傻的話，羞也不怕的？」說着就和那素甲魚靜坐着，瞅着阿麗思，使得她覺得恨不得鑽到地底下去。到後來那骨勅鳳對那素甲魚道：「說下去阿，伙計！別整天整夜地想阿！」他就接着說：「是阿，我們到海裏去進學堂，雖然你也許不信，有這事，但是——」

阿麗思誦嘴道：「我又沒說我不信你！」

那素甲魚道：「你說的。」

阿麗思還沒來得及回答，那骨勅鳳就對她道：「你別多嘴拉！」那素甲魚接着說下去：

「我們受的是最好的教育——真的，我們天天都有課的——」

阿麗思道：「我亦曾經天天上過學堂，你也用不着那樣希奇。」

那素甲魚急問道：「有另加的選科嗎？」

阿麗思答道：「有，我們學法文和音樂。」

那素甲魚道：「還有學洗衣嗎？」

阿麗思生氣道：「自然沒有！」

那素甲魚得意地道：「阿！那麼你那個並不是一個好學堂。在我們的學堂裏，在賬單的末了兒總寫着『法文音樂，還有洗衣——在外。』」

阿麗思道：「你們都住在海底裏大概不大用得着洗衣裳罷？」

那素甲魚道：「唉，我實在是學不起，我就只有力量學了普通科。」

阿麗思道：「那裏頭有什麼呢？」

那素甲魚答道：「練浮」和「瀉滯」此外就是各門的算術——「夾術」

「鉗術」、「沉術」和「醜術」。

阿麗思就造次地問道：「我從沒聽見過『醜術』。那是什麼呢？」

那骨勅鳳舉起兩隻爪子驚奇道：「從來沒聽見過『醜術』！你大概知道『美術』是什麼，我想？」

阿麗思猶豫地道：「我知道，就是使得東西——變成——好看的法子。」

那骨勅鳳接着道：「好，那麼，你要是不懂『醜術』是什麼，你一定是傻子。」

阿麗思覺得那骨勅鳳不喜歡她再追問，所以她就回頭問那素甲魚道：「你們還得要學什麼呢？」

那素甲魚屈爪數着道：「還有就是『裏濕』、『上滑裏濕』、『中骨裏濕』和『邊骨裏濕』。這是同『底裏』一塊兒學的；還有就是『塗化』。那個塗化先生是一個墨魚，每禮拜來一回；他教我們『尖鼻化』、『水菜化』和『油化』。」

阿麗思道：「這是什麼呢？」

那素甲魚道：「唉，可惜我不能做給你看。我的唇邊裏的油不夠。這個骨勅鳳亦從沒有學會。」

那骨勅鳳道：「是因爲沒有工夫，我請的倒是個有點古風的先生。他是一個老螃蟹，他真是個螃蟹。」

那素甲魚道：「唉，我從不去找他教的，人家總說他教的是臘釘和稀臘。」

那骨勅鳳道：「唉，是阿，是阿！」他說着就和那素甲魚同時把爪子捧着臉。

阿麗思連忙想別的話來打諢道：「那麼你們一天上多少課呢？」

那素甲魚道：「是阿！是有多少頭一天十個鐘頭，第二天九個鐘頭，第三天八個鐘頭，是這麼樣下去的。」

阿麗思道：「這倒是好古怪的法子！」

那骨勅鳳說道：「所以我才說工課有『多少』阿。因為是先多後少的。」這倒是阿麗思從沒想到的新意思。她想了一會兒再說道：「那麼第十一天一定放假勒？」

那素甲魚道：「自然是的咯。」

阿麗思就追着問道：「那麼你們到了第十二天怎麼辦呢？」

那骨勅鳳就很決意地道：「我想現在說工課說夠勒，對她講點遊戲罷。」

第十章 龍蝦的跳舞

那素甲魚又長嘆了一陣子，拿他的爪子背抹着他的眼睛。他瞧瞧阿麗思，想要說話似的，可是過了一兩分鐘，他哭得一個字也說不出來。那骨勅鳳道：「就同他骨頭卡在嗓子裏一樣。」說着他就把那素甲魚的身子搖幌搖幌，在他背心上槌兩槌，過了好一會兒，那素甲魚的嗓子回復過來了，他就還是

眼淚直流地說道，「你沒有在海底裏住過多少罷？」——（阿麗思道，「我沒有」）——「或者你連到沒有介紹給一個龍蝦過？」——（阿麗思幾乎說出來，「我曾經嘗過」——「可是她連忙自己止住，就回了一聲，「沒有，從沒有過，」——「所以你再也想不到一個龍蝦跳舞有多麼好頑！」

阿麗思道，「是嗎？這是什麼的跳舞呢？」

那骨勅鳳道，「是這樣的？你們先在海邊上站齊了成個「一」字。」——

那素甲魚嚷道，「排個「二」字！還有海獺，甲魚，鮭魚，什麼的呢；回來你還得要把所有的海蜚趕開了讓我們地方。」——

那骨勅鳳插嘴道，「這個平常總要好一大些時候才趕得清。」

那素甲魚接着說，「往前進兩回。」——

那骨勅鳳嚷道，「各人攙着一個龍蝦做跳舞伴！」

那素甲魚道，「那自然往前進兩回，同跳舞伴定脚步——」

那骨勅鳳就接下去道，「交換龍蝦，照一樣的次序退回原位。」

那素甲魚接着說道，「你知道，到這時候你就對着海裏頭盡力地扔那些——」

那骨勅鳳就起來接着上句嚷道，「龍蝦！」

「扒到遠遠的——」

那骨勅鳳又尖聲叫道，「浮水出去歹牠們！」

那素甲魚狂跳着嚷道，「在海裏翻一個筋斗！」

那骨勅鳳叫道，「再交換龍蝦！」

那素甲魚道，「回上岸來，」又忽然低下聲音來道，「這就是這個跳舞的第一齣。」說完了這兩個方才一直像瘋子似的狂跳的畜牲，又很憂愁地靜

坐下來，對着阿麗思瞧。

阿麗思膽小地說道：「這一定是個很雅緻的跳舞。」

那素甲魚道：「你喜歡看一點兒嗎？」

阿麗思道：「是，很想。」

那素甲魚對那骨勸鳳道：「來，咱們來試試那第一齣！咱們就是沒有那些龍蝦亦能行的，你知道咱們誰唱呢？」

那骨勸鳳道：「！你唱，我把字都忘記拉。」

他們倆就正正經經地圍着阿麗思跳舞，時時刻刻走得太近了就跳道；她的腳趾頭，一頭跳着，就一頭拿爪子拍板，同時那素甲魚就很慢很愁地唱道：

黃蟹對着蝸牛說，「趕快走！」

有 個 鯉 魚 追 着 來 咬 我 手。
看 那 些 龍 蝦 甲 魚 大 家 活 潑 鮮 跳 地 一 齊 到，
排 列 在 沙 灘 等 你 到 了 一 齊 跳？
問 你 來 嗎， 來 罷， 來 嗎， 來 罷， 來 嗎， 來 罷，
勸 你 來 嗎， 來 罷， 來 嗎， 來 罷， 來 嗎， 來 罷，
等 到 他 們 送 龍 蝦， 咱 們 退。
退 不 及 就 送 出 洋， 亦 有 味。
但 是 那 蝸 牛 斜 眼 答 道， 「太 遠！ 太 遠！ 跑 不 動。」
謝 了 那 黃 蟹， 只 得 怨 恨 自 己 不 中 用。
自 己 不 能， 不 肯， 不 能， 不 肯， 不 能， 不 肯，
所 以 不 能， 不 肯， 不 能， 不 肯， 不 能， 不 肯，
不 肯 動。 不 能 動。

你自然一定知道牠們是什麼樣子。」

阿麗思想着道，「我想我記得牠們的尾巴差不多彎到嘴裏——而且牠們渾身都帶着生薑末。」

那素甲魚道，「你說那生薑末都不對拉，你想在海裏頭要是在牠們那麼光滑的背上放了生薑末還不都給浪頭沖掉勒嗎？不，牠們的尾巴在嘴底下是有這事的；這是因爲——」說着那素甲魚打了一個呵欠，閉了眼睛，對那骨勅鳳說道，「你去告愬她爲什麼原因罷！」

那骨勅鳳就道，「那都是因爲牠們總是要跟那些龍蝦一齊跳舞，所以牠們也被人家丟在海裏去，所以牠們得要掉得很遠，所以牠們把尾巴都壓在嘴底下，所以牠們的尾巴從此就伸不直了，就是這個原因。」

阿麗思道，「多謝你，這個真有意思，我從前從沒知道這麼些黃蟹的事。」

情。」

那骨勅鳳道：「要是你喜歡聽，我還能告勸你別的呢。你知道不知道牠爲什麼叫黃蟹？」

阿麗思道：「我倒從沒有想到過，是爲什麼呢？」

那骨勅鳳很恭而敬之地答道：「因爲牠能用來刷鞋。」

阿麗思簡直被他說糊塗了。她就莫明其妙地順着說道：「能用來刷鞋！」那骨勅鳳道：「我問你，你的鞋怎麼會亮的，你使什麼叫他發亮的？」

阿麗思低頭瞧瞧她的鞋，又想了——一會兒再答道：「我想這是用黑鞋油擦的。」

那骨勅鳳就用着深沉的聲氣道：「誰聽見過黑蟹油，在海底裏的鞋都是用黃蟹油刷的。現在你知道了罷？」

阿麗思就追着問道，「那是用什麼做的呢？」

那骨勅鳳有點不耐煩地答道，「自然是蟹黃，和蟹油咯！這個隨便哪個小蟹兒都會告愬你的。」

阿麗思心上還惦記着那首歌，她說道，「要是我做了那黃蟹，我就會對了那鯉魚說，『請你留在後頭；我們不要你跟我們來！』」

那素甲魚道，「牠們不能不讓牠們跟來的，凡是有點見識的黃蟹，不會沒有鯉魚就到哪儿去的。」

阿麗思聽了非常詫異道，「真的沒有鯉魚就不走嗎？」

那素甲魚道，「自然不會走。你想，假如有個黃蟹來找我，對我說牠要旅行上哪儿去，我第一句就要問牠，『你有什麼鯉魚？』」

阿麗思道，「你要說的不是理由嗎？」

那素甲魚有點生氣道，「我本來說的就是末！」那骨勑鳳連下去道，「來，讓我們聽聽你的遊歷。」

阿麗思有點躊躇地道，「要告愬你們我的遊歷，我只能打今儿早晨說起；可是我不能講以前的事情，因為昨天我不是我，我是個別人。」

那素甲魚道，「你這個得要解釋解釋明白。」

那骨勑鳳等不及地道，「不要，不要，先講遊歷。解釋總要費掉那麼許多時候。」

所以阿麗思就告愬牠們自從看見那白兔子時候起的經驗。她起初還覺有點不好意思，因為那兩個畜牲一邊一個地挨着她那麼近，把眼睛和嘴都張得那麼開。但是到後來她慢慢地膽大了些了，牠們倆聽的一點聲也不做，一直聽到她對那毛毛蟲背，「威廉師傅你這麼老，」背得一個字都不對的

時候，那素甲魚就縮了一長口氣說道：「這真古怪。」

那骨勅鳳道：「這真古怪得不能再古怪勒。」

那素甲魚一頭想着又說道：「背得一個字都不對！我倒喜歡再叫她背點什麼來聽聽看，叫她背！」說着就瞧那骨勅鳳一眼，好像以爲牠有使喚阿麗思的權柄似的。

那骨勅鳳就說道：「站起來背」聽見懶子在那兒說。」

阿麗思想道：「這些畜牲真喜歡使喚人家，老叫人家背書！我就算馬上就上了學堂，亦不過這樣兒。」但是她仍舊站了起來背，可是她腦子裏想來想去盡是些龍蝦跳舞歌，弄得她自己亦不曉得背出來些什麼，那些字背出來都是很古怪的：

「聽見龍蝦在那兒說，

「你們把我炒得面紅耳熱，嗓子渴，給我喝點糖醋湯，我的頭髮就能刷得光。」

「綑上腰帶扣上紐，拿他鼻子就把脚尖朝外頂着走，猶如鴨子眼睛皮，能把爪甲修得一樣齊。」

那骨勅鳳道：「這個同我小時候聽見的兩樣的。」

那素甲魚道：「我聽是一點沒聽見過，不過我覺得那些話一點兒都不通。」

阿麗思沒有話說；她坐了下來把手摀住了臉，心上想不曉得幾時會再有日子事情同平常一樣了。

那素甲魚道：「我願

意你把那詩解釋解釋。」

那骨勅鳳連忙道：「

她不會解釋。接下去背下

一首罷。」

但是那素甲魚仍舊

固執地問道：「他那脚尖

兒是怎麼的呢？我倒要問你他怎麼能拿鼻子頂到脚尖兒上呢？」

阿麗思道：「脚尖朝外是跳舞的第一步的姿勢。」但是她自己也覺得一



點兒都不明白那些瞎說的話。她盼望還是換點別的話來談罷。

那骨勅鳳又急着催道，「接下去背底下的，頭一句是『走過他家花園門。』」

阿麗思雖然明明知道背出來一定又是都錯的，但是她不敢違拗，她就抖着聲音背：

「走過他家花園兒門，

我就睜着左眼往裏瞧有什麼人。

看見一匹鷹頭貓，

同個蛤蟆在那兒分肉包。」

那素甲魚誦嘴道，「背這些嗚哩八怪的不通的東西幹麻？你又不一頭背一頭解釋你的意思給我聽。在我所聽見過的東西，再沒有像這麼樣不通

勒！

那骨勑鳳亦道，「不錯，我亦以爲你是不用背罷。」（阿麗思本來把不得他們讓他不背。）

那骨勑鳳又道，「咱們再來一齣龍蝦跳舞，好嗎？不然，就請素甲魚再唱個歌兒給你聽，還是怎麼樣？」

阿麗思熱心地道，「那麼，要是承素甲魚的好意，就請他再來一個歌兒罷。」阿麗思說得這麼在乎的神氣，使得那骨勑鳳有點看不起她的審美的氣味。他道，「哼！天下人各種各樣的嗜好的古怪，沒有人會料得到的！伙計，你給她唱一個『甲魚湯』好罷？」

那素甲魚長嘆了一聲，就一半嗚嗚咽咽地唱這個：

體面湯，濃又黃，

盛在鍋裏不會涼！

說什麼山珍海味，哪儿有這麼樣兒香。

半夜起來喝麵湯，體面湯！

半夜起來喝麵湯，體面湯！

涕洟糜饜湯！

涕洟糜饜湯！

半夜起來喝面湯，體面湯！

涕瀉塗滷湯！

魚翅燕窩比不上！

體面湯，黃又燙，

誰不肯爲了這味儿弄到破家蕩——
破家蕩產叫碗湯，倆子兒湯！「子兒」就是銅元。
破家蕩產倆子兒湯，體面湯！

涕洟糜饜湯！

涕洟糜饜湯！

天亮起來喝麵湯，體面湯！

啼哩吐嚕唏哩呼嚕湯！

那骨勅鳳嚷道，「再唱一遍尾聲！」那素甲魚剛要起頭，忽然聽見遠處來
了一聲「開審判拉，案子要開審拉！」

那骨勅鳳道，「來罷？」說着就拉了阿麗思的手不等那素甲魚唱完就走。
阿麗思跑得氣喘吁吁地問道，「審什麼案子阿？」但是那骨勅鳳只答一

句，「快來」跑得更快一點，只聽見後頭跟來的輕風裏送來的越聽越遠的：

「半 夜 起 來 喝 麵 湯，
體 面 湯！」

半 夜 起 來 喝 麵 湯，
體 面 湯！

涕 洟 糜 饜 湯！

涕 洟 糜 饜 湯！

第十一章 餅是誰偷的？

他們到了場就看見心牌皇帝和皇后已經坐在寶座上，公堂裏聚了不少陪審的，參觀的等類——裏頭有各式各樣的小鳥和畜牲，還有一全付紙牌；那個夏客站在他們前頭，帶着鍊條，一邊站着一個兵看着他；在那皇帝的旁邊就是那白兔子，一隻手裏拿着一管銅喇叭，一隻手裏拿着一卷羊皮紙的文件，在公堂的正中有一張桌子，上頭擺一大盤的餅；做得那麼好看，阿麗思看了都餓起來了，她想到，「他們還不把這案子早點兒審完牠，就好分點

心給大家勒」可是看情形一點都不像，所以她就往四面各處瞧瞧來作消遣頑。

阿麗思從來沒有到過公堂裏頭，但是她曾經看見在書裏講過，所以她看見那裏差不多件件東西都認得，到很得意，她對自己說道：「那一個一定是裁判官，因為他帶着那麼大的假頭髮。」

那裁判官其實就是那皇帝；他的皇冕就戴在他假頭髮上頭，所以看他那樣子很不舒伏，無論怎樣，看上去總歸不稱。

阿麗思想道：「那兒一定是陪審座，那十二個東西一定是陪審員。」（她只得說「東西」因為有的是鳥，有的是獸。）她把「陪審員」三個字又說了兩遍，自己覺得很得意；因為她想像她那樣小的女孩子很少有認得這個名辭的（這也想得對），不過就是說「陪審人」亦通。



那十二個陪審員都在那裏很忙地在石板上寫字。阿麗思低聲問那骨勅鳳道：「他們在那兒幹麻？還沒有開審，他們有什麼可以寫下來？」

那骨勅鳳低聲答道：「他們在那兒把他們的名字記下來，因為怕到了審判完了的時候把名字忘記勒。」

阿麗思出聲罵道：「這些笨東西！」但是她連忙住了口，因為那白兔子喝道：「公堂裏肅靜！」那皇帝就把眼鏡一戴，四張望着，看是誰說話來着。

阿麗思在那些陪審員背後偷眼瞧他們寫的些什麼，看見他們一個一個地都在石板上寫「這些笨東西！」有一個還不知道「笨」字怎麼寫，問了他隔壁的陪審員才知道。阿麗思想道：「這樣兒不等到審判完結恐怕他們的石板一定早就一塌糊塗勒！」

有一個陪審員的石筆寫起來在石板上直叫，好像刀刮在玻璃窗上似

的。這個自然阿麗思一定不能受的，她就走到他背後，乘個機會把他的石筆從後頭一抽就抽掉了。她抽得牠那麼快，弄到那可憐的陪審員（就是畢二爺，那個蝸虎子）覺得莫名其妙；他各處亂找亦找不着，他以後就只得使一個指頭在石板上寫；這個一點用處都沒有，因為一點寫不下什麼印子下來。那皇帝道，「傳令官，把罪狀宣讀出來！」

那白兔子就把喇叭



[sol do mi sol——]

吹了一下，把那卷羊皮紙的文書打開來念：

「心脾皇后，煮些羊肉，（「肉」叶音「日」又）」

羊肉塞餡兒，米粉包面兒。

心脾夏客，囓得發熱，

偷皮帶餡兒，不剩一半兒。」

那皇帝對陪審員道：「你們定你們的判斷罷。」

那白兔子連忙諛嘴道：「還不呢，還不呢！在沒判斷以前還有許多事呢！」

那皇帝道：「叫那個第一個證人上來；」那個白兔子就又吹了三聲喇叭

傳道：「第一個證人！」

那第一個證人就是那帽匠，他走進來，一隻手裏拿着一個茶碗，那隻手上捏着一塊麵包，他說道：「請陛下原諒我把這些東西帶進來，這是因為他

們叫我的時候，我還沒有喝完我的茶。」

那皇帝道，「你應該早喝完的，你幾時起頭的？」

那時那三月兔同那獐兒鼠手攙手地亦跟進來，那帽匠就瞧着那三月兔說道，「我想是二月十四起頭的。」

那三月兔道，「十五！」

那獐兒鼠道，「十六！」

那皇帝就對那些陪審員道，「把這個記下來。」他們就很正經地把那三個日子都寫在石板上，一共加了起來，再化成先令辨士。

那皇帝對那帽匠道，「脫掉你的帽子！」

那帽匠回道，「帽子是我的。」

那皇帝嚷道，「偷來的！」說着對陪審員望一下，他們立刻就寫下來「偷

來的。」

那帽匠又加一句解釋道，「我留了帽子賣的，我自己沒有帽子。我是個帽匠。」

這時那皇后把眼鏡子戴了起來，就瞪眼睛瞅那帽匠，他嚇得臉白手脚沒處豏。

那皇帝道，「說出你的證據來；別這麼害怕，再這樣我就當場叫他們殺掉你。」

這句話一點也不助那帽匠的膽子；他儘着一會兒站在這個腿，一會站在那個腿上，很不安地瞧着那皇后，他的心慌



到了把麵包認錯了，竟把他的茶碗咬了一塊下來。

正在這個時候，阿麗思覺得有一點古怪的感覺，她先不明白是怎麼回事，過了一會兒他才知道，是他的身體又在那裏長了。她先還想站起來走；但是再想一想，她又決意等着，到大到豈不下了再說。

那豬兒鼠正挨她坐，牠埋怨她道：「我願意你別這麼擠我阿，我氣都有點兒透不過來勒。」

阿麗思很謙讓地道：「我沒有法子，我在這兒長着呢。」

那豬兒鼠道：「你沒有在這兒長的權利。」

阿麗思膽大了一點說道：「別胡說，你知道你自己亦長着呢。」

那豬兒鼠道：「是可是的，但是我長起來總還有個分寸，誰像你那樣長得不成話說。」他氣着就起來走到公堂的那一邊去了。

這時候那皇后一直瞅着那帽匠來着。剛剛在那獐兒鼠走到那公堂的時候，她對公堂裏一個官員道：「拿一張上回音樂會唱歌的人名單給我！」那帽匠一聽這句話，嚇得直抖，抖得把一雙鞋都從腳上抖了下來。

那皇帝道：「說出你的證據來，要不然就無論你害怕不害怕，總歸要把你殺掉。」

那帽匠聲音發抖地說道：「陛下，我是個窮人——我不過剛才起頭喝我的茶——喝了沒有一個禮拜出頭——而且說起那麵包越弄越薄——而且那茶又要查夜——」

那皇帝道：「什麼東西查夜？」

那帽匠道：「查夜先從茶起頭。」

那皇帝厲聲地道：「自然茶葉是茶字起頭，你當我傻子嗎？再說下去！」

那帽匠接下去道，「我是個窮人，以後樣樣東西總是要查——可是那三月兔說道——」

那三月兔就急忙地誦嘴道，「我沒有說！」

那帽匠道，「你說的！」

那三月兔道，「我不承認！」

那皇帝道，「他不承認，這一部分不能算。」

那帽匠道，「那麼無怎麼樣，那獐兒鼠說的。」他說着，四面用心瞧瞧不曉那獐兒鼠亦會否認不會；但是那獐兒鼠半個不字亦不說，因為他又睡着了。

那帽匠又接下去道，「自從那個以後，我就再切了點麵包，上點奶油——一個陪審員問道，「但是那獐兒鼠問的什麼呢？」

那帽匠道，「那是我記不得了。」

那皇帝道：「你一定記得，不然我就叫他們殺掉你。」

那個苦帽匠連忙丟下他的茶碗和麵包跪下一個腿求道：「陛下，我是一個窮人。」

那皇帝道：「你的話說得真窮。」

有一個豚鼠聽了這個叫起「好」來，但是立刻就被他們彈壓下去。彈壓是個很重的字眼，須得要解釋兩句才明白。他們有一個大布袋，口上有一條收口的帶子；他們把那豚豬頭先腳後地裝進去，收口來，然後坐在牠上頭。阿麗思想道：「我今兒這個亦看見他們做過勒。我常在報上看見一段審判的末尾說『有些人想要喝彩，可是登時就被在公堂上的官員彈壓下去。』我一直到今天才懂這句話的意思。」

那皇帝道：「假如你知道的就是這一點兒，你就退下去罷！」

那帽匠道：「我不能再下去勒，因為像這樣我已因站在地板上勒。」

那皇帝答道：「那麼你就坐下去。」

還有一個豚鼠聽見了又喝起彩來，亦被他們彈壓起來。

阿麗思想道：「好拉，那兩個豚鼠都完事勒！」

現在咱們可以好一點儿勒。」

那帽匠很擔心地看那皇后在那儿念那些唱歌人名的單子。他道：「我想還是去喝完了我的茶再說。」

那皇帝道：「好，你去罷。」那帽匠連忙就走出公堂，連他的鞋都忘記了穿上。

那皇后對一個官員吩咐道：「你們在門外



頭就把他的頭去掉。」但是那官員沒有走到門口，那帽匠已經跑遠到看不見了。

那皇帝道，「叫那第二個證人來！」

那第二個證人就是那公爵夫人的廚老媽子。她手裏拿着胡菽瓶，她還沒有進門，阿麗思就猜出來是誰，因為近門口站的些人早就打起噴嚏出來了。

那皇帝道，「把你的證據說來。」

那廚老媽子道，「我不！」

那皇帝沒有主意地對着那白兔子瞧，那兔子就低聲道，「陛下得要盤問盤問這個證人。」

那皇帝嘆口氣道，「唉！要是我一定要我，要是我一定要我——」說着把兩個

餅子超着，對那廚老媽子皺着眉頭，一直皺到眼睛都閉了起來，問道：「肉餡的麵餅，是什麼做的？」

那廚老媽子道：「差不多全是胡菽做的。」

她後頭又一個困來，朦朧的聲音道：「糖漿做的。」

那皇后尖聲大叫道：「套起那豬兒鼠的脖子來！去掉他的頭！趕他外頭去！彈壓他！掐他！去掉他的鬍子！」

那公堂裏就爲了趕那豬兒鼠紛紛地亂鬧了好幾分鐘，等到他們再定了下來，那廚老媽子已經不知去向了。

那皇帝放心道：「別管拉！叫底下一個證人來。」他又低聲對他皇后道：「老實話說，我愛這個證人，一定得你去盤問他罷。我問得頭都疼勒！」

阿麗思瞧着那白兔子在名單上找，心上很急得要知道底下一個證人

不曉得是什麼樣子，「因爲」（她想到）「他們弄到這會兒，其實還沒有得到什麼證據呢，可是你想她詫異不詫異——她聽見那白兔盡力尖聲地居然大叫道，『阿麗思！』」

第十二章 阿麗思大鬧公堂

阿麗思報道，「有！」她慌張到忘記了剛才幾分鐘她已經長得多麼大了，她跳起來那麼快，竟把她的裙子邊帶翻了那個陪審座廂，把裏頭的些陪審員都倒在其餘的大衆的頭上，他們就在那裏亂扭亂爬，阿麗思看着倒想到前禮拜她把一缸金魚打翻了的情形。

她很受驚似的嚷道，「噯呀，我真對不住得很！」她就趕快地攙牠們起來，因爲她總想到那回金魚缸裏出的事情，還隱隱約約記得要是不立刻攙起來放回陪審座廂裏去，牠們一會兒就會死的。

那皇帝很鄭重地說道：「現在審判還不能進行，須得要等陪審人都回到他們自己的坐位才行。」他對着阿麗思瞧着又吩咐道：「要等到個個都好。」

阿麗思對那陪審座廂一瞧，看見她把那畢二爺匆忙裏擺倒了，那小東西只得拿尾巴在空中很憂愁地搖幌，身子一點亦動不過來。她一會兒就把牠拿了出來，重新正着攔進去。她對自己道：「倒亦不見得是爲有什麼意義在裏頭。我看牠在這個審判裏頭無論倒着審正着審，沒有什麼大分別。」

等到那些陪審員因爲被倒了出來受驚過後精神復了原，等到他們的石筆和石板都找着了，交還給他們，他們就很起勁地記這回出事的本末。就是那個蝸虎子不寫，因爲他受驚受得太厉害了，只得張着嘴坐着，朝着頂棚上呆望。

那皇帝對阿麗思道：「你知道這件事情嗎？」

阿麗思道：「不知道。」

那皇帝追着問道：「什麼都不知道麼？」

阿麗思道：「什麼都不知道。」

那皇帝道：「這是很要緊的。」說着對那些陪審員看他們聽了正要寫下這句話來，那白兔子誦嘴道：「陛下的意思，自然是要說不要緊的。」他說的腔調是很恭敬的，可是他又皺皺眉頭，又對大家做個鬼臉。

那皇帝連忙順着說道：「是阿，不錯，我自然本來是要說不要緊。」說了自
己又咕叨着：「要緊——不要緊——不要緊——要緊——」好像試試哪一個聽得順嘴一點似的。

那些陪審員有的就寫「要緊」，有的就寫「不要緊」。阿麗思站得夠近，可

以看得出誰寫哪個。但是她想道：「其實這個隨便怎麼寫，亦總歸是不要緊的。」

那個皇帝方才在他簿子裏記什麼東西，到這時把牠放下來嚷道：「肅靜！」他就在他簿子裏頭念道：「規則第四十二條。凡人身長過一英里高的須退出公堂。」

大家都瞧着阿麗思。

阿麗思道：「我沒有一英里高。」

那皇帝道：「你有。」

那皇后加道：「差不多有兩英里。」

阿麗思道：「就是是的我也不走。而且這又有不是向來的規則，那是你剛才造出來的。」

那皇帝道「這是這本書裏的頂老一條規則。」

阿麗思道「那麼就應該是規則第一條。」

那皇帝急得臉都青了起來忙把簿子合起來。他轉過頭來聲音發抖地對陪審員道「你們定你們的判斷罷。」

那白兔子慌忙地跳起來說道「陛下原諒，還有別的證據來呢。這個祇是剛才揀着的。」

那皇后道「裏頭有什麼？」

那白兔子道「我還沒有打開牠來呢。可是看樣子像一封信，是那犯人寫給——寫給誰的。」

那皇帝道「自然一定是寫給誰的咯。不然就變了一封不寫給誰的信，這個不大有的，你知道。」

一個陪審員問道，「上頭住址是寄給誰的？」

那白兔子道，「上頭並沒有住址；而且外面連什麼都沒有寫在上。」他說着把那紙打開，又說道，「世這並不是一封信；是幾首詩。」

又一個陪審員問道，「是不是那犯人的筆迹？」

那白兔子道，「不是，不是他的筆迹，所以這才希奇呢。」（那些陪審員都做希奇的神氣。）

那皇帝道，「他一定是假學着別人的筆迹寫的。」（那些陪審員又都做出明白了的神氣。）

那夏客道，「陛下萬歲，我並沒寫這個，而且他們亦不能證是我寫；末了沒有名字簽在上。」

那皇帝道，「要是你沒有簽名，這罪更大。你一定因為要做什麼壞事，

不然你爲什麼不像一個好好的誠實的人把名字簽在上？」

說到這裏滿堂都是拍手的聲音；這是那一天那皇帝第一回說出真聽明的話出來。

那皇后道，「不錯，這個證明是他的罪。」

阿麗思道，「這個一點兒亦不證明什麼罪！你看，你連到不知道裏頭說的是什麼！」

那皇帝道，「把牠念出來！」

那白兔子就戴起眼鏡子來，他問道，「陛下萬歲，我得從那儿念起呢！」

那皇帝很鄭重地答道，「從起頭的地方起，一直到完的地方完；念完了然後再停止。」

那白兔子就念道：

「他們說你見過她，

（「她」音「一」）

曾經對他提起我，
說我品行並不低，
就是怕水又怕火。

他說我早已經走，
（我們知道有這話）
要是她總不放手，
你想自己多可怕？

她們拿三我拿七，

你給我們二十一，
你還他來她還你，
其實牠們是我的。

假如萬一她同我，
攪在裏頭無法可——
他們望你幫個忙，
還叫我們得其所——

她還沒有發瘋前，
你們總是討人嫌，

礙着。他同她同牠，
弄得我們沒奈何。
〔牠〕音「去古」

她同他們頂要好，
別給她們知道了。
你我本是知己人，
守這秘密不讓跑。」

那皇帝搓着手道：「我們看見的證據裏頭，這個是頂要緊的；所以現在好讓陪審員斷定——」

阿麗思這幾分鐘裏頭已經長得這麼大，她一點亦沒有顧忌地誦嘴道：「他們裏頭要有誰能解釋牠，我給他半個先令。據我看起來，裏頭半點意思

都沒有」

那些陪審員就都在石板上寫「據她看起來，裏頭半點意思都沒有，」但是他們沒有一個想想怎麼解釋那紙。

那皇帝道，「要是裏頭沒有意思，那就可以省掉沒有底的麻煩，你們想，咱們亦可以用不着找什麼意思出來，然而，我想倒亦不一定。」他說着把那首詩攤在他腿上，用一隻眼睛瞅着，又道，「我好像看見裏頭到底是有點意思，」就是怕水又怕火。」他就對那夏客問道，「你會遊水嗎？」

那夏客很愁地把頭一搖，說道，「看我樣子像會嗎？」（你想他怎麼會本來是紙做的牌。）

那皇帝道，「這點還不錯，讓我看底下的。」他就咕叨着道，「我們知道有這事——」唔，這自然是那些陪審員；『她們拿三我拿七，你給我們二十一

——『哼，這一定是說他們把那些餅用到哪裏去了，你想——』

阿麗思道，「但是底下又說『你還他來她還你』呢！」

那皇帝大得意地道，「哈，對拉，不就這些東西嗎？」說着就指着盤裏那些餅，「再亦沒有這個更明白勒，而且底下又是說——『她還沒有發瘋前——』（他對皇后說道）『我愛你從來沒有發瘋的，我想？』」

那皇后大怒道，「從來沒有！」說着就拿一個墨水瓶對着那蝎虎子丟過去。（這不幸的畢二爺因為他用手指在石板上寫不出什麼印子出來，早就停了筆——停了指；可是現在他又連忙起首寫起來，就用着從他臉上流下來滯在他手上的墨水，倒也支持了好一下工夫才用完。）

那皇帝道，「那麼這句話就不關風，」說着就帶着笑臉對大家瞧一周，公堂裏頭一點聲息都沒有。

那皇帝生氣道：「這是一句雙關的笑話。」大家就「哈哈」笑了三聲。

那皇帝道：「讓陪審員定他們的判斷罷！」（這差不多是他今天第二十二回說這話了。）

那皇后道：「不要，不要！先定罪——後斷案子。」

阿麗思很響地道：「胡說八道！先定罪，這算什麼話！」

那皇后氣得臉都紫了起來對阿麗思道：「你不許多嘴！」

阿麗思道：「我偏要！」

那皇后拼命大嚷道：「砍掉她的頭！」一個人亦不動。

阿麗思現在已經長到原來那麼大了，亦不怕了，她對他們道：「誰在乎你們？你們還不就是一付紙牌！」

正說着那全付的紙牌都騰空起來飛下來打在她身上：她一半害怕地



一半生氣地急叫一聲，拿兩隻手去要擋掉牠們，——睜眼看看，她自己還是睡在那河邊上，把頭還枕在她姊姊的身上；她姊姊方才在那裏擲掉些從樹上落在阿麗思臉上的乾葉子。

她姊姊道：「醒來，好妹妹！你怎麼睡得這麼長阿！」

阿麗思嬌聲地道：「噯呀，我故勒一個真奇怪的夢。」她就把她所能記得的離奇的經驗（就是你在這書裏念完的）一五一十地對她姊姊講一遍；她姊姊出神地聽着，聽完了對她親個嘴，說道：「唉，真的，妹妹，真是個好奇怪的夢；可是你快跑回家去喝茶罷，快不早拉。」所以阿麗思就站起來往家裏跑去，一頭跑着一頭還戀戀不舍地回想那場夢真多麼離奇有趣兒。

但是她的姊姊到她走了過後還靜坐在那裏，把手撐着頭，望着那下山的太陽，心上想着阿麗思和她的離奇的經驗，一直到她自己亦覺得彷彿是

夢遊到奇境裏似的，這就是她所夢見的：

她先夢見的是小阿麗思自己；又在那裏拿一雙小手兒抱着膝蓋，拿一雙清秀可人的眼睛望着她的眼睛——她都能聽見阿麗思說話的腔調，而且能看見她把頭那麼一扭的可愛的樣子——因為她的長頭髮給風一吹總是要跑到她眼睛裏去的——這姊姊聽了又聽，好像聽見她四圍都是她妹妹夢見的許多人人物物的聲音。

那白兔走了過去就使得她腳底下的長草響起來；那個受驚的老鼠在近旁的池塘裏濺着水逃走；她聽見那三月兔同他朋友坐在永遠不完的茶會桌上茶碗叮璫的聲音；和那皇后的尖利的聲音定她請來的些不幸的客人的死罪；又看見一回那豬小孩子在那公爵夫人的身上打嚏，四面鍋盤碗碟亂飛；又聽見一回那骨勅鳳的尖嗓子，那蝎虎子的石筆急嘎急嘎的叫，那

被「彈壓」的豚鼠的悶氣的聲音，好像空中滿處都是，還有遠處輕風送來的
那苦命的素甲魚啼泣的聲音。

她就這麼坐着，半信自己亦好像入了奇境，可就是她明知道只要把眼睛一睜，就樣樣又變回成無味的凡世界——那草的響聲不過就是風吹來的，那池子裏水波的聲音不過就是風吹葦子激蕩出來的——那些茶碗的聲音就變成羊鈴汀格兒的聲音，那皇后的尖喉嚨就變成牧童的叫子——還有那小孩子的噴嚏，那骨勸鳳的高叫，和別的各种各樣的奇怪的聲音，都就變成（她知道會變成）那邊一個田莊上忙亂的聲音——再有那遠處的牛叫就會代替那素甲魚啼泣的聲音。

最後來，她又想像同是她這一個小妹妹，日後自己亦長成一個女人；想像她成年以後一生總是保存她小時候天真爛漫的心腸；想像她圍着一羣

別的小孩子，亦來拿離奇的故事講到他們的眼睛裏亦都個個出神起來！——真是亦許講的就是自己多年前夢遊奇境的故事呢；而且想像到將來她一定真能夠同愁他們孩子們的小愁兒，同樂他們孩子們的小快樂，總還常常戀記着她自己小時候的情景，和那些快活的夏季天。

